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

文学小丛书·WEN XUE XIAO CONG SHU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文学小丛书

宝葫芦的秘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伍 端 端

宝葫芦的秘密
Bǎo Húlu De Mìm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9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 3/16 插页2
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,001—45,700

书号10019·1238 定价0.51元

前　言

《宝葫芦的秘密》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作者通过一个孩子在梦中的奇遇，向年轻一代的读者指出一个真理：脱离了集体的不劳而获的生活，决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。

追求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，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，这也是书中的小主人公王葆所向往的。他要强好胜，愿意样样事情干得比人家好，希望将来能为社国作出巨大的贡献，多给集体办点好事，谁能说这不是良好的愿望呢？但后来他得了一个宝葫芦，能够使他所想望的东西，马上得到满足，为此他不得不离开集体——离开学校，离开队，离开老师和同学；宝葫芦代他做了一切要做的事，无须他亲自动手：他有的是精力，却没有地方可以活动，有的是时间，却闲得无法排遣，这种不劳动，不活动，不斗争的生活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新的一代人说来，是不可忍受的痛苦，决不是什么幸福。值得庆幸的是王葆逐步看透了宝葫芦的人生哲学的丑恶，明白这完全不是自己追求的东西，终于坚决地把它抛弃了。

由于作者深深地熟悉儿童生活，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状态，并有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，所以本书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上，都相当成功，故事又很生动有趣，引人

入胜，具有感动人、教育人的作用。

作者张天翼，湖南湘乡人，生于 1906 年，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从空虚到充实》、《鬼土日记》和《一年》、《移行》、《万仞约》、《清明时节》等。儿童文学作品，解放前著有《秃秃大王》、《大林和小林》、《金鸭帝国》等，解放后除本书外，还有《罗文应的故事》、《蓉生在家里》、《大灰狼》等。

编　者

一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

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，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见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。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得给我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，”奶奶总是一面撵我，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，我怕烫。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了。”

“那，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

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，别动!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。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！剪脚趾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下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。没有办法。

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:

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出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，“我要吃水蜜桃,”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:

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,我该怎么办?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

一道算术题发愣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里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，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二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

那里。我问姚俊：

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

“不下了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：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——

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

这里。

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：

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！”

苏鸣凤说：

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

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。我很愿意对这整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“可是忽然——苏鸣凤嚷了起来：

“不对，王葆！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又来了：

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行！”

“怎么又不行？”
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：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

“这实在不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这真有点儿像。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：

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

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你……”

“我不稀罕你们的同意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。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，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，我想再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

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多许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，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睡呀睡的，忽然听见一声叫：

“王葆，钓鱼去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快来，快来！”

我这才记起，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，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，在桌上搁着哩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，拎着一只小铁桶，追了出去。

三

我出城到了河边。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去了？干么不等我？这还算是朋友么！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可没意思哩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里有一只螺蛳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，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噢!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泼剌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:

“是谁跟我捣乱!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: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? ”

又叫了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，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: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? 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:

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越听越真。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!”我把钓竿一扔，跳了起来。“宝葫芦? ……别是我听错了吧? ”

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，又听得出是一句话:

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并没听错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? 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大放心:

“喂，喂，劳驾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个那个——b，ao，bǎo，h，u，hú，l，u，lú——听准了没有？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，”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：嗯，疼哩！

“这么看来，我不是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，”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，可是？”

“这儿呢，这儿呢。”

“啊？什么‘这儿’？是哪儿呀，到底？”

“在水里。”

哈，我知道了——

“宝葫芦，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？”

“唉，现在还兴什么龙宫！”——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，字音也咬得很准确，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。“从前倒兴过，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……”

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：

“怎么，你还有爷爷？”

“谁没有爷爷？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？没有爸爸哪来的我？”

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！——

“那么，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——嗯，是李四……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，大概就是你爷爷了？”

它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像是咳嗽，又像是冷笑：

“什么张三李四！我不认识。他们都是平常人吧？”

我告诉它：

“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天，李四跑出去……”

“少陪。我对它可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，好像被风吹走似的，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形的皱纹。

“怎么你就走了，宝葫芦？”

“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，”那个声音一面说，一面渐渐小下去了，还仿佛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，要为你服务。可是你并不需要我……”

四

唉呀你们瞧！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！我又高兴，又着急。我非叫住它不可！

“回来回来，宝葫芦！”

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。我等着。

“回来呀！”

河里这才又泼剌一声，好像鱼跳似的。我怎么样盯着看，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色的雾。

可是那个声音——你听，你听！——它回来了：

“你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你刚才怎么说？我不需要你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你既然需要我，你干么还净说废话，不赶快把我钓起来呢？”

“就来钓就来钓！”我连忙检起钓竿，仔细瞧着水面上。“你衔上了钓钩没有？衔上了没有？”

“咕噜。”

水面上的钓丝抽动了一下，浮子慢慢地往下沉。我赶紧把钓竿一举，就钓上了一个东西——像有弹性似地蹦到了岸上，还“格咕噜！”一声。

真的是一个葫芦！——湿答答的。满身绿里透黄，像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。并不很大，兜儿里也装得下。要是放在书包里，那外面简直看不出来。

我把它拿到手里。很轻。稍为一晃动，里面就有核儿什么的“咕噜咕噜”地响——仔细一听，原来是说话：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我在心里自问自：

“怎么，这就是那号鼎鼎大名的宝葫芦么？这就是使人幸福的那号宝葫芦么？那号神奇的宝葫芦就是这么一副样儿么？”

这个葫芦又像青蛙叫，又像是核儿摇晃着响似的，它答话了（原来我心里想的什么，它竟完全知道!）:

“这你可不用怀疑。你别瞧表面——我跟别的葫芦一个样子，可是里面装的玩意儿，各个葫芦就都不一样。我的确是一个可以使你幸福的葫芦，保你没错儿。我这回好容易才找上了你。你该做我的主人。我愿意听你的使唤，如你的意。”

听听它的话！可说得多亲切！不过我还得问个明白:

“你为什么谁也不去找，偏偏要找上我呢？你为什么单要让我做你的主人呢？”

“因为你和别人不同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少年……”

我连忙问:

“什么？我怎么好法？我哪方面好？你倒说说。”

它说，我在各方面都好。我听得真：它的确是这么说来的。可是我总希望它说得更具体些。可是它——

“那怎么说得出!”

“那怎么说不出？”

“你太好，太好，好得说不出。”它这样咕噜了一声，好像是赞美什么似的。又很诚恳地说:“请你相信我：我是挺了解你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呢，你也挺爱我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正想要有我这么一号角色来替你服务。我

这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——那么——”我又惊异，又兴奋，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，“那我就能——就能——要什么有什么了？”

“当然。我尽我的力量保证。”

哈呀，你们瞧！

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捧着这个自称宝葫芦的葫芦，两只手直哆嗦。……这当然是一个宝贝，没有疑问。嗯，我要试试看。可是我一时想不出一个题目。

“我该向它要什么呢？”我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就把视线落到了那只小铁桶上。“我要——我要——鱼！”

于是我定睛瞧着桶里面，一动也不动，瞧得连眼珠儿都发了酸。

桶里可仍旧是那半桶水，纹风不动。桶底里还是躺着那一只螺蛳，毫无变化。

一分钟过去了。还是老样子。

三分钟过去了。四分五分钟过去了。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“要鱼！”我又叫。“给我鱼！听见了没有？鱼！”

忽然我听见簌簌的一声。……我吃了一惊。抬头一望，原来是微风把柳枝儿吹得摇摆了一阵。再瞧瞧桶里，仍旧是那静静的半桶水。

我想，别是光线不好，没有看明白吧？

我蹲下来仔细观察观察：桶里还是只有那一只老螺蛳，懒洋洋地掀出了半个脑袋。

“哼，欺骗我！什么宝葫芦！”

我把那个葫芦一扔，还狠狠地踢了它一脚。它轱辘辘直滚了一丈多远。

我拿起钓竿，拎起桶来，气鼓鼓地走回家去。

五

那个葫芦一面滚着，一面咕噜咕噜地叨唠着。它好像在那里埋怨，又好像在那里叹气。

我可不理。我走我的。

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：

“王葆！王葆！”

你听听！它知道我的名字哩！

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：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。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，将来要当一个作家——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。

那么，你想，我能不理会这个宝葫芦么？我心说：

“它既然能知道我是谁，既然能了解我，那么，它总不会是骗人的假货色了。”

所以我打了回头。心里实在忍不住高兴，不过不给露出来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

那个宝葫芦又像叹气，又像咳嗽似地咕噜了一声：

“唉，瞧你多性急!”

“哼，还说我性急呢。只怪你自己——你不灵!”

那个葫芦着急地摇晃着，叽里咕噜分辩着:

“不价，不价！你听我说。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，让我做你的奴仆，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：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是现在——你和我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哩。”

“要怎么样才算确定？”

“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宝葫芦就说:

“你得到了我，你得绝对保守秘密。”

“噢，这个呀？”我放心了。“我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哩。你不早说！要保密，不是么？这正是我们高兴做的事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我们小队每逢排演一个什么节目，我们总是谁也不让知道。就连我奶奶那么刨根儿问底，也打我这儿问不出什么来。我们一做军事游戏，那——嗯，可更得保密。你要知道，那是我们的纪律。不论你是我怎么好的好朋友——只要你不是和我一队的，我就决不对你漏出一个字。那一次我当侦察兵，可好玩儿呢，我接受了班长的命令，我悄悄地……”

可是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:

“不行。关于我的事，就连你那个什么队的人，也不能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那也行，”我想了想，就也同意了。“那么，我光只让组

织上知道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。你们的什么组织上也不能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，就那么机密了？”

宝葫芦答应了一声：

“唔。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主人，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我的秘密。”

接着它还告诉我：假如我泄露了一点点，假如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有了一个宝葫芦，这个宝葫芦就完了蛋，就再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。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

同志们！请你们替我考虑一下吧。我该不该答应它的条件呢？假如你们处在我王葆这时候这样的境地，你们怎么办呢？

我呢，我可没有工夫好好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宝葫芦一个劲儿直催我：

“请你告诉我：这一点你办得到办不到？要是办得到，我就是你的。办不到——我就走。”

它摇了两摇，似乎想要滚下河去。

“呃，别忙！”我喊住了它。“谁说我办不到？”

我办得到。我可以保守这个宝葫芦的秘密。我也不告诉队组织，也不告诉班主任和辅导员，也不告诉家长。别的事我可以向同志们讲，只有一件事——就只有这么一件事——是我王葆和宝葫芦共同的秘密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！”那个宝葫芦接上碴儿来。“这个想法才

对路。”

哈，它完全知道我的思想！这真是我的好宝贝！

这么着，我们就谈判好了。这个宝葫芦就是我的了。

这么着，从此以后王葆就跟以前的王葆不一样了，无论什么事就都能办到了。

“那我——什么工作都不成问题。我能为大家服务，我能。”

你想，那还了得起！我要一具电磁起重机——马上就会出现。我要一个飞机模型——那容易！哪，这儿！我要一篇文章去投稿，难道会没有么？有，有，现成！

谁要是乐意跟我比赛——请他出题目就是。栽树也好，钓鱼也好……

可是我忽然听见泼剌一声。是我那个小铁桶里发出来的。我赶紧跑去一看——一桶鱼！

“啊哈，真的来了！”

桶里的半桶水也涨到了大半桶。各色各样的鱼在那里游着，有的我认得，有的我认不得。有几条小鲫鱼活泼极了，穿梭似地往这里一钻，往那里一钻。鲤鱼可一本正经，好像在那里散步，对谁也不大理会。

最叫我高兴的是，还有一批很名贵的金鱼。有两条身上铺满了一点点白的，好像镶上了珍珠。还有两条——眼睛上长两个大红绣球，一面游一面飘动，我再仔细一瞧，才发现还有几条金鱼黑里透着金光，尾巴特别大，一举一动都像舞蹈似的，很有节奏。

那个葫芦——那真是个道地的宝葫芦！——也舞蹈似地晃动了两下：

“这么着行不行，王葆？”

“那还不行？好极了！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“格咕噜”一声，宝葫芦跳到了我手上，还像不倒翁那么摇了几摇，似乎是对我点头：

“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。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，处处替你打算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什么事都能合你的意。我是你的忠仆，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。你是我的主人，我可以靠你发挥我的作用。咱俩是分不开的，不是么？”

听听它说的！

唉，我真感动，眼泪都要冒出来了。我亲亲热热地抓住这个宝葫芦，想要把它装到兜儿里去，可是忽然咕噜一滑，不见了。

我大吃一惊：

“又哪儿去了？”

正在这当儿，我兜儿里发出了青蛙叫声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，我的宝贝？”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。

“我呀，不用你吩咐，就自动装进来了。”

哈，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！我在地下打了一个滚。我多快活呀！又打了一个滚。我真恨不得跑去告诉奶奶，告诉妈妈和爸爸，说我得到了幸福，什么事都有了办法。我也真恨不得跑去告诉我的同学们，告诉我们辅导员和班主任，说

我将来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准有成就，不是当英雄就是当模范。这可一点也不是夸大，也不是吹牛：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……

可是我不能对任何人泄露一个字。我得保密。可是我又有满肚子的高兴，关也关不住地要迸出来。

我没有办法。我只好嘴里大声唱着——说也不好意思，我简直成了一个小娃娃了，不过好在没人瞧见——又打了两个滚。

可还是感觉到不够劲。我于是把腰弯着，把头顶着地，叭哒翻了一个筋斗。

六

天渐渐黑了下来。上弦月刚升了出来，独自个儿待在天上，一个伴儿也没有。仔细瞧瞧，远远的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。你一数，可又添出了几颗。

可是在地下，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没有同志，也没有朋友——只是兜儿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。

我得赶快回去。我还想去找找我的朋友，去找找几位同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时候我实在希望能见到熟人——哪怕跟我吵过嘴的同学也行——我得跟他说说话儿，跟他打打闹闹，好让他知道我心里多么快活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拎起桶来要走。可是我的手软软的。

我一瞧桶里的鱼——真奇怪，就忽然想起食品店里的熏鱼来了。一会儿又想到了卤蛋，还附带想起了葱油饼和核桃糖。这些个东西我向来就挺喜欢。……

思路刚刚一展开，地下就忽然冒出了一个纸包——油汪汪的。打开一看：熏鱼！……一转眼又发现两三个纸包，就恰恰都是我挺喜欢的那几样东西。

我愣了一愣。老实说，我对这样的幸福生活还不十分习惯呢。

宝葫芦可在我兜儿里响了起来：

“甭客气，甭客气。”

我放下了桶，用发抖的手把卤蛋送到嘴边。我这才发现：原来我早就饿了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吃东西的样子也就不很文雅，不大注意礼貌了。

并且，我这个人的思想是挺活泼的，很容易联系来，联系去。所以我手心上陡地又涌出了一堆花生仁。一霎眼工夫，忽然又有两个苹果滚到了我的脚边。我刚要捡起苹果来，地里猛地又竖起两串冰糖葫芦，像两根霸王鞭插在那里似的，迎风晃了两晃。

我赶紧叫住自己：

“得了得了！快别再联系了！再联系——可就得造成浪费了！”

宝葫芦接嘴：

“不在乎，不在乎。有的是，有的是。”

七

我吃了一个饱。我瞧瞧桶里的鱼——正在那里活蹦乱跳，越看越爱。我忍不住又要想起宝葫芦的问题。

“这宝葫芦的确有本领。要鱼就有鱼。要吃的就有吃的。可是这只不过是些小玩意儿。难道我老是只要这么些玩的吃的么？”

停了一会，我又想：

“我得要一点儿大东西，要一点儿贵重的有意义的东西。行不行？”

我又停了一会，静静地听了听。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。只有我自己打了一个嗝儿。我忍不住叫：

“宝葫芦！”

“咕噜。”

“我还当你睡着了呢，”我有点不满意地说。“喂，宝葫芦，你猜我这会儿心里想些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你要什么，你吩咐就是。不用问我能行不能行。”

“那——那——”我跳了起来，兴奋得胸腔里都痒痒的。“那我就吩咐，我要……”

这时候四面都静极了，好像在那里等我发布命令似的。

我想了一想——

“我要一座房子！……呃，慢着！”我马上又改口，“让我再考虑一下。”

房子放在哪里呢？难道可以放在这儿河边上么？

放在……我又想了一想，忽然就想起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块空地——听说暑假里要盖新校舍哩。

“不错，要在我们学校后面变出一座楼房！三层楼。有亮堂堂的教室。窗子外面是球场：你就是坐在里面上课，也可以一晃眼就瞧见别人在那里赛球。”

我一考虑好了，撒腿就跑。我要到学校里去瞧瞧这幢新校舍，看盖得合式不合式。

天已经黑了，已经完全是晚上了。可是不碍事：有月亮。我总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。我这就飞跑过一条条的街道，直奔学校的大门。刚刚跨进大门，忽然有一个人和我憧了个满怀，我差点儿没仰天一跤。

“谁？”我嚷。

“谁？”他也嚷。

“哦，杨叔叔！”——我好容易站稳了，才认出他是传达室的杨叔叔。

“哦，王葆！你忙什么？又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吧？”

“落下东西？我就那么粗心大意呀？……呃，杨叔叔，”我一把拽住杨叔叔的胳膊，“咱们快去瞧瞧，赶快！”

“我还有事哩。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儿。”

“不是闹着玩儿。这可是个奇迹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杨叔叔被我拉得踉踉跄跄地走。

“杨叔叔我问您：您听见后面有什么响声没有？”

杨叔叔睁大了眼睛瞧着我，他摸不着头脑。

我问：

“您有没有觉着震动一下？——比方说，好像地震似的那么一下。或者说，好像打地里钻出一座山来似的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你是编童话还是说真事儿？”

“您什么也没觉出来么，刚才？”

“别跟我要骨头，王葆，我没工夫……”

我拼命拽着杨叔叔往后面走，一面告诉他：

“杨叔叔，这可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喜事。我捐献给学校一件好东西……”

“是什么模型吧？”

“什么模型！那怎么能比！”我嚷起来。“模型不过是个模型，总不是真的建筑物。可是我这会儿这个礼物——可好呢，您要是……”

忽然我说不下去了。舌头好像打了个疙瘩似的。我诧异的了不得。我站在通球场的门口，停了步子。手也从杨叔叔胳膊上松了下来，拿来摸了摸我自己的脑顶：

“怎么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就是我们学校后面那片空地——仍旧空荡荡的。四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，仿佛是一抹橙黄色的雾。半个月亮斜挂在一棵槐树尖儿上，好像一瓣桔子。这空地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雪青色，看来以为是降了霜。

我简直闹糊涂了。我使劲抓一下杨叔叔的手：

“我是不是做梦？……杨叔叔，杨叔叔！”

“什么毛病，你？”

“您瞧见没有？您瞧这儿——有没有什么变化？”

“哟，你别吓唬我，王葆！什么变化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”

我可不服气——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”

我往球场那里跑，往后面空地里跑。说不定那幢新校舍躲在什么角落儿里哩。我绕过那几棵大槐树，穿过那个小花园，到处找——那座三层楼建筑可连个影子也没有！

杨叔叔还在门口等着我：

“你落下了什么了？”

“您不知道，您不知道！”我一转身就直往外跑。

杨叔叔一面追一面问：

“到底是什么不见了？告诉我，我给你找。”

八

杨叔叔给我找？那可怎么找得着！

“甭了，甭了！”我一面跑一面回答。

我一口气跑出学校的大门。我心里又生气，又失望，又害臊，哼，别人还以为我爱吹牛哩。我恨不得把这个什么

宝葫芦马上扔掉。

“格咕噜，咕噜，”它在兜儿里响了起来。

“哼，这家伙！刚才你一声也不吭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你倒又开起口来了。”

我上了大路。很快地走着，生着气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我不想回家。该拐弯也不拐，直往北。也不想上哪个同学家里去。

宝葫芦又不安地“咕噜”了一阵。接着就像漏了气似的，嗞的一声。

我还是不停步：

“你叹气呀？叹气也白搭。反正你失了信。”

“不是失信，不是失信。”

我小声儿说（生怕路上有人听见）：

“不是失信，那就是你没有本领。叫你变出房子来，你可就办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你说！你到底能行不能行？你说！”

“我能行。只是得多使点儿劲，多费点儿气力就是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可是这会儿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要盖房子，你首先就得有一块土地，”宝葫芦慢条斯理地讲它的道理，“土地，我可没法儿给你变出来。这片地是公家的，那片地是合作社的，又有几块地还是私人的——总不能在这些地上又给你冒出一块土地来。”

“怎么没有土地！我们学校后面那一片是什么？”

“唉，那是学校的地呀。你干么偏偏要选在那合儿住家？学校依你么？”

瞧这宝葫芦！真可笑！

“你这糊涂蛋！原来你一点也没体会到我的意思！嗯，我干么要在学校后面住家？谁那么打算来着？告诉你吧：我是要给我们学校添新校舍，明白了没有？校舍——可不是住家用的，明白了没有？”

“不明白，不明白，”它咕噜着。“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我用鼻孔笑了一声：

“哼，什么好处？好处可大得很哩。我们学校不用花一个钱，就能有这样的一座大楼，那还不好？”

“我是问，这对于你自己有什么好处。我不是问你们学校。”

“什么问不问我们学校！学校是我们的学校，该让它更好……”

宝葫芦不等我说完，就没命地唉声叹气起来。

“唉，完了，完了！”它发出阴沉沉的声音。“你分明是要害我，要把我断送掉。你一点儿也不爱惜我！”

我急得跳起来：

“什么！我要害你？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不了，你不承认错误，倒来诬赖我？怎么着，给学校添了新校舍就是害了你？”

宝葫芦在我袋里摇晃了一下，“咕”的一声，好像咳清一

下嗓子似的。大概它准备要做长篇大论了。它说：

“你不想想，要是你们学校里忽然来了这么一座大楼，大家一发现，会要怎么着？大伙儿不都得来问你？你怎么回答？那不是就泄了密？一泄了密，那我不是就完了蛋？”

“嗯，我会泄密么？别人能知道这是我干的么？”

可是宝葫芦不大相信我：

“怎么，你干了这么大的好事儿，有了这么大的贡献，你还能半声儿也不吭，一个劲儿傻保密？瞧瞧刚才！——事情还没有影子哩，你可早就跟你杨叔叔宣传开了。你才巴不得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功劳，把你的大名登在报上哩。”

我一时答不出话来。

宝葫芦又往下说：

“我并不怪你想要登报出名。可是你要是在这么一件事儿上弄出了名，那就不妙。这号事情可太令人奇怪，太不合理了，只有童话里才兴有。别人准得往童话里去找线索，打听个水落石出，那你我怎么办？”

我不言语。它又继续发挥：

“并且，这号事情就是写出来上了报，表扬了你，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？难道这能起什么示范作用么？难道叫青年们和少年们都来向你学习么？叫他们向你学习什么呢？难道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！”我不耐烦起来，脸上直发烫。“有那么多说的！”

九

我嘴里虽然噌它，我心里可觉着它的话对。我刚才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一层。我可以靠这宝葫芦来做一些事，不错。可是事先总得想一想结果——看会不会泄露宝葫芦的秘密。

于是我跟自己商量着：

“真是。往后我得搞点儿合情合理的事情，别净像童话似的那么离奇古怪了。我可以给学校添办一些个别的东西。我看，我们学校需要的东西可多呢，比如说……”

宝葫芦忽然又伤心伤意地叹一口气：

“唉，王葆，我劝你别一个劲儿要阔了！你老是一会儿要捐献这样，一会儿要赠送那样，何苦呢？”

“何苦？那有什么苦处？”

宝葫芦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我劝你还是好好儿利用我吧。趁我现在精力旺盛的时候，让我多给你自己挣点儿好处吧。假如你老是叫我去办那些个赠品，花费了我许多气力，那你可就太划不来了：那，等到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也许已经衰老了，不能替你办事了——你自己可什么幸福也没捞着，自白糟蹋了一个宝贝。”

这可真出我意外！

我搔了搔后脑勺：

“怎么！还有这么个情况？原来你当宝贝是有限期的，当了一阵子就不当了？”

宝葫芦第三次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可不？你以为一件宝贝就能永远当宝贝使么？天下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。不论是一件什么活宝——使啊使的，它就得衰老，这时，没用，把活宝变成了个死宝。”

噢，这么着！当宝贝的原来还有这么一条规矩！

“那么——那么——呃，宝葫芦！我能使唤你多久呢？你能替我办几回事呢？”

我全神贯注地等它回答。它说：

“那说不一定。走着瞧吧。往后你使唤我的时候，你可就得好好儿合计合计，别净让我去干那些个不相干的事儿了。这么着，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给你谋幸福：等到你真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，我才退休。”

我听了这些话，愣了老半天。

“是啊，我真得好好爱惜它……”

忽然之间，我觉得这个宝贝怪可怜的了。唉，我刚才竟还那么忍心骂它，对它发那么大的脾气！

忽然之间，我觉得这个宝贝更可珍贵了。我轻轻摸了摸兜儿，不知道我的宝贝待在那里面好受不好受——老实说，那里面的清洁卫生条件可不太好，真不知会不会影响它的健康哩。我想把它捧到手上，可是又怕给人瞧见。我又摸了摸兜儿，生怕它有什么不舒服。

“咱们家去吧，”我小小心心站了起来。

我这回走得很稳，步子很轻，生怕宝葫芦给簸得不好受。一面心里打算着：

“真是。可再不能乱出题目考它了。”

我仿佛对谁讲话似地拿手一晃。……忽然我感觉到我手上少了什么东西。我这才想起我的钓竿和那一桶鱼——你瞧我！刚才那么一跑，这些个东西全给跑忘了。

刚这么一转念，我的脚就“空通！”一声，踢着一个铁桶，溅了我一脚水。一瞧，不是我那桶鱼是什么！那根钓竿也陡的钻到了我手里。

“哟呵！”我停了步子，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。“这是你干的吧，宝葫芦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哎哟，那么挺老远的把桶拎回来！挺累的吧？”

“不累，不累。”

“唉，我看你还是歇歇吧。一桶鱼算得了什么！倒是别浪费了你的气力。”

“你既然想到了，我就该给你办到。”

“你真好，你真好，”我隔兜儿拍拍它。“我没料到你责任心这么强，工作这么积极。”

忽然，我不打算家去了，我倒实在想让别人看看我桶里的这些个鱼。我这就向后转。

才走了四五步，突然什么地方“巴哒巴哒”的脚步响了两声，就有一双手从我身后猛地伸了过来，一把蒙住了我的

眼睛。

“谁？”我掰那双手，掰不开。“谁？”

摸了两遍，可摸不透那是谁的手。只是闻到了一股挺熟悉的味儿：胶皮味儿带着泥土味儿。

“谁呀？别捣乱，人家没工夫！”

那双手可老是不放。

十

那个蒙我眼睛的人可真有耐心。那双手就好像长在我脸上的一样。要不是我扔掉手里的钓竿去隔肢他，真不知道他哪一辈子才放手哩。他一笑——活像喜鹊叫唤，这可就逃不掉了。

“郑小登！”我叫起来。

郑小登不但是我的好朋友，而且是我们班上的大钓鱼家。钓鱼谁也赛不过他。他只要把钓竿一举，就准有一条，保你不落空。要是鱼儿要狡猾，不来上他的钩，那他就有本领跟它耗上，一辈子泡在那儿他也不着急。

我们有好些个同学都跟他学钓鱼，我也是一个。可是我的成绩总不大那个，反正——挺什么的，仿佛整个鱼类都对我挺有意见似的。其实钓鱼的道理我全懂得，叫我做个报告我都会做。我只是一拿上钓竿，就不由自主地有点儿性急就是了。

这会儿我瞧见了郑小登，我可高兴极了：

“我正要找你，郑小登！今天是你上我家喊我来的吧？”

“没有哇，”郑小登拉着我的手。“怎么，你不是去参加科学小组的活动了么？”

“唔，唔……后来我——呃，后来——”

“哟，你钓鱼去了？”他忽然发现了我拎着的桶。“还有谁？”

“什么还有谁！一个人也没瞧见！”

“那么这都是你钓上的？”

我当然不能否认，只好点点头。可是脸上一阵热。

“呵，这么多鱼！”郑小登高兴得直嚷。“真行，王葆！你真行！你怎么忽然一下子——哎？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个老手了？怎么回事？你一个人悄悄儿练习来的吧，你这家伙？”

“嗯，别价，别价，”我脸上越来越发烫。“算不了什么……”

同志们！我不得不承认：我这一回的确吹了牛，破天荒。

难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行为么？那也不然。要是仔仔细细考究起来，以前可能有过，尤其是在我小时候。可是那时候只是因为我还不懂事，不知不觉就吹了出来的。都不像这一回——这一回简直是成心那个。因此我觉着怪别扭的。

郑小登可把我那只桶拎到路灯下面去了。他一瞧，就

又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

“哟，还有金鱼！……这全是你钓上的？”

我只好又点点头，他又问：

“哪儿钓的？咱们那个老地方么？”

我除开点头以外，想不出别的办法。

“真新鲜！”他叨咕了一声，看看我。”河里也钓得上金鱼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怎么，你没瞧见你钓上的是些什么鱼么？”

“我哪瞧见呢！”我差点儿没哭出来。“我反正钓一条，往桶里放一条，我也不知道哪号鱼兴钓，哪号鱼不兴钓。天又黑了……”

他高兴得直嚷：

“哈，大发现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个大发现！王葆，这可有科学研究价值哩。”

我瞧着他。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
他呢，劝我去报告李老师——我们的生物学教师。然后，也许还可以把这些鱼送到鱼类研究所去，请他们研究研究。然后，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发现：哪，咱们城外那条小河里竟有那么美丽的鱼——也许并不是什么金鱼，而是一种新的鱼种，还没有名称的。

“那，就可以叫做‘王葆鱼’。”

“得了，别胡扯了！”我身上一阵热，一阵冷。

“呃，真的!”

“可是我……我老实说……”我想说:“这是逗你玩儿的”，可是又觉着不合适。

假如现在我碰上的是别的同学，那还好对付些。至于郑小登——唉，郑小登对我可太了解了:他知道我是一位很谦虚的人，向来不怎么爱吹牛。他相信我所说的全都是事实，他相信这件事硬是有科学研究的价值。……这可就不好办了。

这时候幸亏有几个过路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，这中间还有一个熟人和我招呼:

“嘿，王葆！……你们玩儿去了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真不错，”他瞧瞧鱼桶，又瞧瞧我们，抿着嘴笑了一笑。“你奶奶好？”

“唔。”

他好像还要问我什么话似的，可又没说出来。只爱笑不笑地盯了我一会，道了声“回见”，翘一翘下巴，就走了。还似乎对我挤了挤眼睛——不过我没看真。

郑小登问:

“这是谁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

“怎么，你不认识么？”我赶紧接上碴儿，巴不得换个题目谈谈。“他就是杨拴儿——他的学名我不知道。”

接着我就告诉郑小登:那个杨拴儿姓杨，是咱们学校传达室杨叔叔的侄儿。而且那个杨拴儿家以前是我们街坊，

所以他认识我们家。

“那会儿他不学好，耍流氓。奶奶还说他手脚不干净哩——郑小登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郑小登还没回答上来，我就赶紧告诉他：

“‘手脚不干净’就是偷东西。我以前也不知道，后来——后来——”我一面说，一面不经意地提起了鱼桶，慢慢走起来。“呃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！”

总而言之，我尽力把杨拴儿所有的故事都搬出来了：他爸爸怎么打他，他叔叔怎么说他，一直到他被他学校开除，给送到工学团去学习，——这么一五一十，没一点儿遗漏。

郑小登说：

“这咱们再研究研究——”

“好！”

“现在就上我家去——”

“好！”

“——这会儿我姐姐正在家，她准知道这些个鱼……”

“怎么怎么！”我猛地站住了。

可是郑小登已经接过了那只桶去，还有一只手挽着我的胳膊，满不在乎地往前走。

十一

我硬着头皮跟着郑小登上他家去。他姐姐果然在家。

不瞒你们说，我这时候可真有点儿害怕这位“老大姐”——这是我们给她取的外号，她听着也不生气，也许还高兴呢。她虽然是初三的学生，只不过比我们高两个年级，可是她显着比我们大得多。尤其是打上学期起——她入了团，我们觉着她更大了，几乎跟我们辅导员是同一辈的人了。

她安安静静听着郑小登向她汇报，简直像个老师似的。郑小登呢，有头有脑地叙述着——他每逢做“叙事体”的作文总是得五分儿——说是王葆现在已经练好钓鱼了，今天就有了很好的成绩。最了不起的是，王葆今天还发现了一种“王葆鱼”……

“什么鱼？”老大姐疑心自己听错了。

“唔，这是我们给取的名字……”

“是你取的，我可没同意！”我插嘴。“其实就是金鱼，就是普通那种金鱼。”

“不见得。”

“嗯，是的！”

“恐怕不是……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“好吧，”郑小登只好让步。“就算是金鱼吧，这可也不是小事。”

因此，郑小登还说，因此他打算下星期日跟我去钓钓看，问老大姐乐意不乐意也去——不过这件事得保密。

老大姐听了好一会，还是不大明白：

“你这是说真的，还是什么童话剧里的一幕？”

“怎么不是真的？”

“你究竟是装蒜，还是真傻？”

“什么！”郑小登睁大了眼睛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金鱼是一种什么鱼？”

“你说是什么鱼？”

老大姐就告诉她弟弟，金鱼是鲫鱼的变种。河里只会有鲫鱼，不会有这号金鱼——这号金鱼只能给养在金鱼池里，好看好看的。

她说到达里，还瞧了我一眼。

我觉得我总该说几句什么了，可又不知道要怎么开口。我实在打不定主意：还是赞成她的话好呢，还是反对的好。

郑小登的立场可非常明确，我很佩服他。他说：

“难道你就愣不许河里的鲫鱼去变么？——变哪变的，有一天就变成了金鱼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，因为……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！”

“这不合理，因为……”

“怎么不合理！”

听听！这可真糟糕，姐儿俩净抬杠！我简直插不进嘴去。我要是一插嘴，就得表示意见，可我不知道我究竟该帮谁。

照我评判起来，错的是郑小登那一边。郑小登怎么就能一口断定真有那么回事呢？这不是主观是什么！

可是——虽然我明明知道老大姐是对的——我又不能

表示同意她。我一表示同意她，就是反对我自己了。

所以我只好哪一边也不帮，只是晃晃膀子：

“得了得了，别打架了……”

他们俩都忙着辩论，没听我的。郑小登还老是提到我的名字：

“……不是王葆钓上的么？难说王葆说的是假的？……噢，玉葆实在闲得无聊了，跑来吹牛玩儿来了，是不是？……”

我把嗓门提高了些：

“嗨，有什么可吵的呢！别吵嘴，别吵嘴，看我面上……”

忽然——郑小登转过脸来瞧着我，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似的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又怪声怪气地嚷起来：

“呵，你倒真不错！……我和老大姐是怎么吵起来的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谁，我问你？”郑小登还是盯着我，等我开口等了好一会，可是没等着。“你倒自在，像没你的事儿似的，不站出来说一句话，可抄手儿当起和事老来了！”

这可糟心！连郑小登都对我不满意了。其实我这个人从来就懒得做和事老。无论谁跟谁抬杠，我总得站在一边，反对一边。我嗓门又大，别人都讲不过我。所以凡是有争论，他们总欢迎我跑去帮他，好把对方压倒。这么着我的辩论热情就越来越高了。

今天可是不行。今天我的地位太古怪了。嗓子也直发

干。我对镜子瞟了一眼，瞧见我脑顶上热气直冒。

“……王葆……让王葆自己……”我觉得耳朵边飘过这么一句半句的。我定神一听，才知道是老大姐问到了我头上来了。

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仿佛要答先生的考题似的。一会儿又坐下，因为我马上发现这根本用不着站起来。我瞧了瞧那一桶害人的鱼。

“我——我当时只顾钓……”我把我告诉郑小登的又讲了一遍。我说我也许钓上了鲫鱼什么的，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条鱼儿谁变谁。……后来一看……

“哎，这很明白，这很明白!”郑小登一听就解答了这一道难题。“准是这么着：王葆钓上了鲫鱼，放到桶里——一变，就成了变种。”

老大姐又还是不同意。她说动物的变种不比变戏法——放到桶里，“一二三!”——说变就变的。

“这得有个相当的过程，”她像讲书似地告诉我们。“我记得《科学画报》上有过这么一篇文章……”

她一提起《科学画报》，我马上就跳了起来，高兴极了：

“哈，《科学画报》! 对对对！那上面什么都有，可有益处哩！老大姐你要看么？可以借给你。”

“你有？”

“有有有!”我来不及地回答。“我们班上有。……嗯，不价！是这么回事：本来我有，后来我就捐给我们班上的图书馆了。这是一本去年全年的合订本，上面还有我的图章

哩。”

于是我就和老大姐约好，我明天去给她借这部书来。

“明天——不错，明天我得参加象棋比赛……”我盘算了一下。“嗯，没问题！明儿等象棋比赛完了，我就把画报让郑小登带给你。”

十二

这天我回到家里，已经很迟了。奶奶一瞧见我就问：

“哪去了，这早晚才家来？饿坏了吧，可？”

“嗯，才饱哩，”我一面回答着，一面往我自己房间里走。

我很不定神，觉得有一大串极其复杂的问题叫我去想。我连奶奶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楚——她老是那么叨叨唠唠的。她似乎在那里催我吃饭。接着又说爸爸今天下班以后还得开会（爸爸是星期四休假）。她一面盘着腿坐在床上补着袜子，一面隔着墙跟我说着话。后来她还提到了一些别的什么事，谁也听不明白。

“喂，喂，”我压着嗓子喊我的宝葫芦，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奶奶可又叫：

“小葆，菜给你闷在屉里哩，看还热不热……”

“我吃过了，奶奶。……喂，喂，宝葫芦……”

“哪儿吃的？”奶奶又刨根问底的了。

“在同学家。……喂，那些金鱼是怎么回事，啊？哪来的？”

宝葫芦在我兜儿里响了一阵，才听得出它的话声：

“你甭问，你甭问。”

“不能问么？”

“你要什么，我就办什么。你舒舒服服享受着就是。你不用伤脑筋去研究这个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小葆你跟谁说话呢？”奶奶又在间壁嚷。

我吃了一惊。我心里说：

“我跟谁说话？唉，奶奶，这个人你才熟悉呢。可就是不能告诉你！”——可是我当然不能这么回答。我只说：

“没有谁。我念童话呢。”

“哦，你妈来了一封信，小葆！”——我听见奶奶下床走来了。“看我这记性！想着想着就忘了。你妈说明儿回来不了，又得耽搁几天呢。”

不错。妈妈给我们的信上写着，她还得去跑两个区。她还问我考了数学没有，成绩怎么样。

我匆匆忙忙读完了信，就往桌上一放。可是我越有心事，奶奶就越罗唣：

“呃，小葆，这是什么字？我好像没学过。你刚才念的我没有听准。”

“嗯哟，真是！”

“你又跟你同学打架了吧，那么大的气？”

“没有，奶奶。都是你——你老是不按时间做事。今儿是星期日，可还老是让我给你上文化课。你一点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工夫。我星期二还得考数学呢。”

她老人家这才走了，一面嘟囔着，“这孩子!”怎么怎么的。可是一会儿又打回转，拿走桌上的信——一眼发现了我那一桶鱼，又高兴了：

“哟，哪来的这么些金鱼？”

“唔，金鱼。”

“那得有一个鱼缸，把它好好儿养起来。”

“唔，得有鱼缸。”

奶奶一转背，桌上就忽然出现了一个挺大的玻璃缸——也不知哪里来的水，溅得桌上都有水点，好像有谁扔进了什么东西似的。几条金鱼就在缸里游了起来。

嗨，这个鱼缸也真来得太性急了！——幸亏奶奶没瞧见。奶奶大概又回到了她那“炕”上(她老是管床上叫炕上)，嘴里可还跟我说着话。她担心妈妈会冷，因为妈妈出差的时候忘了带她那件毛背心。

“总是忙忙叨叨的!”奶奶又叹了一口气。

她又惦念起妈妈来了，我知道。

要是以前——不说很远以前，就说今天上午吧，那我一看到妈妈这么一封信，心里就会嘀咕：“干么又不能按期回来？工作进行得顺利不顺利呀？”老实说，我也想念妈妈，不过表面上不给露出来，因为我又不是女孩子。

可是今天我忙得很，没工夫去想家里的事。我连妈妈

来信也来不及细细地看。我脑子里还乱七八糟地塞满了许多东西，腾不出空儿来想妈妈了。

我想着今天一天的奇遇，又叫人高兴，又叫人糊涂。

“嗯，我真得静下来，好好儿动动脑筋，”我刚这么约束住自己，一下子我又想起了老大姐——“她能相信我么？她不疑心我是吹牛么？”

我瞧瞧金鱼。金鱼瞧瞧我。我说：

“哼，都是你！”

忽然——不知道是由于光线作用呢，还是怎么的——金鱼们一个个都变大了。它们都睁着圆眼盯着我，嘴巴一开一合的，似乎在那里打哈哈。有一条金鱼把尾巴一扭，一转身，就有一个小水泡儿升到了水面上，“卜儿”的一声。接着又是那么一声。听起来有点古怪：好像是说一句什么话似的。

“卜儿……葆，葆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葆……王葆……”

十三

“恐怕是我的幻觉……”我想。

可是金鱼缸里又“卜儿卜儿”的——乍一听，好像是喊我的名字。再仔细一听——

“葆，对不起……葆……”

这可的的确确是它们跟我说话！它们还冲着我晃动着身子，仿佛表示过意不去似的。

我就说：

“你们也不用向我道歉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。我只是要问问你们：你们这号鱼到底是怎么变成的？是打哪儿来的？你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？”

它们摇摇脑袋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我想，大概它们还没有懂得我的意思。我于是又说了一遍，我整理出了几个问题——当然都是科学性的问题，请它们做一个详尽而又精确的答复。我还告诉它们：

“我对于你们是很感兴趣的。我将来兴许要当鱼类学家呢。好，现在就请你解答第一道题吧。”

它们一个劲儿摇脑袋：

“不知道。我们没学过。”

“唉呀，真拿你们这些鱼没办法！”我只好叹气。“什么‘学过’没‘学过’！你们连你们自己的来历都不知道哇？”

“唉呀，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！”它们也叹气。你干么不自己观察观察我们？你自己不动脑筋，光让我们替你做答题？”

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它们。它们也就不理我，管自己谈开了。

“这个人跟那天那个人一个样，嘿，”一条黑金鱼把尾巴碰了碰旁边那一条镶白珠子的红金鱼。“你记得么？那天

那个人也是这么着，叽里咕噜问了个老半天。可逗哩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！不是那个要写书的人么？”那条镶白珠子的金鱼一连卜儿卜儿地吐泡儿。“对，他说他要写一本书，叫做《金鱼的生活》。他说他不知道要写些什么，净要咱们帮他的忙，不是么？好象伙，他真爱叨咕！”

“那不叫叨咕。那叫做提问题。”

“好家伙，他真爱提问题！——‘你们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啊？你们变成了金鱼之后，心情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感想啊？你们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啊？’……这个怎么样啊，那个怎么样啊，没个完！”

这时候我可忍不住要插嘴了：

“那你们怎么答复他的？”

“什么也没答复。我们一条也答不上。”

这可就太奇怪了。我说：

“这些都是关于你们自己的问题，怎么会答不上？你们兴许不知道你们自己是鲫鱼变的，因为你们没看过《科学画报》。可是别人问你们的思想情况怎么样——这，难道你们也答不上么？难道你们连自己的思想情况都不了解么？”

黑金鱼本来掉转尾巴要游开去了，听见了我这些话，它又转过头来：

“那么你呢？”它不等我回答，又加了一句：“你有一些思想情况——别人还比你自己了解些呢。”

“什么‘别人’？是谁？”

“比如你的宝葫芦……”

“什么!”我很不高兴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可是鱼缸里再没有一点声音了。我等了好一会。还是静得很。突然——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发现！——我发现不大对头：

“鱼怎么会说话呢？谁都知道，鱼是没有声带的。”

你们想想！一条金鱼和一个人辩论！——这难道可能么？这难道合理么？不论你拿什么理由来说……

“不合理!”我兜儿里也发出了声音。

“你也同意我的看法，宝葫芦？”

“那当然,”宝葫芦慢条斯理地发言。“事实确是如此。鱼类不单是没有发声器官，并且它们的头脑也长得有限得很，不可能有这么多思想。”

可不是！这可见我怀疑得很有道理。我是用科学态度来看这个问题的。同志们！我认为一个人——哪怕他已经退出了科学小组，可总也得用科学态度来研究一切事情，那才不至于错误。所以这会儿宝葫芦也承认我的对，它也认为……

“那么宝葫芦呢？”——我忽然听见鱼缸里一个声音问我。

宝葫芦说鱼类没有发声器官，难道宝葫芦自己有这号器官么？至于宝葫芦的头脑……嗯，对不起，根本宝葫芦就从来没有一个头脑，连鱼儿都不如！那它怎会说话呢？

不但这样，宝葫芦还会变出东西来——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比如我先前在河边吃的那些个东西，到底打哪里来

的？怎么会一下子冒在我手上来？

不错，这都叫人相信不过。我只要动一动脑筋，想一想这些问题，那么……

“那么这些事儿都不合理，都不能成立！”我的宝葫芦接上了碴儿。

“那——那——”我十二分吃惊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“那你这宝贝……”

“那我就不是什么宝贝，就没有什么神奇。那你‘要什么有什么’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那你白搭。”

我失望地嚷了起来：

“那还行！”

宝葫芦义正词严地说：

“那你就别怀疑我。什么合理不合理呀，可能不可能啊——你对别的事尽可以这么去研究，可别这么研究我。你要是这么研究我，那对你自己可没有好处。”

它这么一讲，才把我思想闹清楚了。

同志们！我刚才还说来着，一个人得用科学态度来研究一切问题。可是一提到这个宝葫芦问题——嗯，那没办法，不得不例外看待。因为这个宝葫芦并不是什么马马虎虎的普通玩意儿，而是我的个宝贝——可以使我自己得到幸福的宝贝——我非相信它不可。我得相信它的魔力。假如它没有什么魔力的话，那我不就等于没有得到宝葫芦么？那还有什么意思！

“这才解决问题，”我放了心。

十四

可是我还是定不下心来做功课。

说也奇怪。现在我简直有点儿像小说戏剧里有时要出现的那号可笑的学生了，不能安安静静来复习功课。

可是你们不知道，实际上我的情况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会儿我正做着一件更重要的事：我正打算着我远大的前途——这比起眼下的功课来，当然重要得多多了。

“我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呢？”

这个问题我老早就提出来过。前面我说过，我曾经想当作家，不过还没有确定。我也想过要学医，那还是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想我将来一定要把奶奶的风湿症治好，还不让妈妈发气管炎。同学们有病也可以来找我。“王葆，我肚子疼！”好，躺下吧，我来听听。“王葆，我哥哥有点儿不舒服。”那没问题，我只要开一剂药方就行了。我刚坐下，拿起锯子来要着手做一个滑翔机，忽然又有人敲门：“王葆，我鼻子不通气。……”

这么着，我忙得简直没有工夫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。……这可得考虑考虑。所以也没有确定。

这个想法真有点儿幼稚，是不是？可是对是对的。于是我还想到要学飞机制造，或是学电气工业。

那些，当然都是以前的事。以前我也像你们似的，是一

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，所以也就照普通人那么立志愿：将来要学什么，要干什么。现在呢，我可已经成了一个不平常的特殊人了：现在我有了宝葫芦。现在，我就得有一号与众不同的特殊方法来立志愿，这才合适。

“我将来干什么？”我这么自问自，问了好几遍。

哪一行都可以，我知道。都会有很大的成就。到了那时候，谁都得议论着这样的事：说是有一个青年为人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好事，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。于是我的同学们都得惊讶得什么似的，全嚷开了：

“嘿，瞧瞧咱们王葆！这个封面上的照片不就是他么？”

有的同学会要说：

“可真想不到！他在初一的时候，功课可并不怎么样。”

别的同学——例如郑小登，就会出来说公道话：

“不价，基本上还好。他只是数学得过一次两分。可那也不赖他，因为……”

“苏鸣凤，你读过这一篇没有？——这篇《我访问了王葆同志》。”

“让我念，让我念！这上面说，王葆对祖国的贡献可大哩。”

同学们全都得拥到一堆儿，急巴巴地问：

“什么贡献，什么贡献？他立了什么功劳？做了什么工作？……”

一提到这一点，可就模模糊糊，简直搞不清了。我怎么想，也想不出个头绪来。

我走去开开窗子，深深吸了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，让我自己安静下来：

“别着急。我今天才头一天当特殊人，还没学会用特殊人的方法来设想我的前途哩。再多当几天——当熟了一点儿就好了。现在我得照常做我的事。别那么大惊小怪的。嗯，我得给花儿浇浇水。”

窗台上有两小盆爪叶菊，一盆文竹，已经干了两天了。我记性不好，老忘了这回事。爸爸还笑过我哩，他当着我同学的面，说我栽花是受罪。

“可是瞧着吧！”我站在窗台跟前想着。“我的远大计划可以慢点儿订，可是我可以订一个目前的计划。我得订一个栽花计划——净是些名贵品种，噢！”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动手去理书包。然后我掏出我那本小本本儿来，写上了一行字：

“星期一 2 时 55 分：借《科学画报》。”

我在这下面画了一道红线，表示重要。瞧了瞧，又把这道红线加粗一些，因为本儿上也还有许多别的重要记载，也都是有红线做记号，只有粗些才显出更重要些。又瞧了瞧，我决计在那下面再加一道蓝线。

可是我刚一放下小本儿。想了一想，就重新把这本儿翻开，拿起红铅笔，一丝不苟地给那行字装上一个矩形的红框框。然后使劲“擦达！擦达！”打了些感叹号——一共四个，一个角落上一个。

十五

第二天我等到一有空，就去找图书馆小组的同学。我表示我要借一下《科学画报》——就是我自己捐赠的那个合订本。而且说明：并不是我自己要看（我已经全都看过了），只是为了替别人服务。

然而事情不凑巧：有人借去了。我打听了一下，知道借书人是萧泯生，下午就可以还。不过即使还来了，还是不能借给我，因为已经有五个人预约。这就是说，要等五个人都看过了——五七三十五天之后，才轮得到我！

“呵哟，那怎么行！”我着急起来。“那第一个预约的是谁？我和他通融通融，请他先让给我看，那总可以吧？”

图书馆小组一查：第一个预约的是苏鸣凤。我来了火：

“苏鸣凤干么要看这个！”

《科学画报》——究竟是谁捐赠的呀，我问问你们？——我今天要借可借不到，得先借给苏鸣凤！

我可怎么答复老大姐呢？

真糟心！我昨天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一点。其实这是常常会有的情形。尤其是好书，那简直轮不过来。我们班上的图书馆虽然很出色，可是像《科学画报》这么名贵的图书到底还不多。

可是下午，我在这部名贵图书的问题上，出了一件很糟

糕的事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图书馆小组开始活动的时候，萧泯生就去还书。当时人多事多，不知道怎么一来，那部《科学画报》不知道给搁到哪儿去了，找来找去找不着。

起先我还不知道。我正和郑小登他们在那里谈论着就要举行的象棋比赛，预先估计估计情势。忽然我听见咱们图书角那儿嚷嚷起来了。

“刚才萧泯生的确把书还来了，他的借书条儿也退还给他了，我记的清清楚楚。”

“萧泯生，你的借书条儿呢？”

“没有，”萧泯生翻着全身所有的兜儿。“没有。兴许我压根儿就没还书吧？我找找。”

“萧泯生你真迷糊！借书条儿刚才不是还给了你，你就给撕了么？我瞧见的。”

同学们都拥了过去。郑小登和我也赶紧走了过去。大家七手八脚找了起来。我很不满意：

“怎么回事，连这么大一部书都会不见了？”

“说的是哩，”萧泯生一面仔仔细细检查他自己的书包，一面接嘴。“这得我负责。要是找不着了，我去买一本来赔上。”

“嗯，这不是你的事。这得我们图书组负责。我赔偿。”

我忍不住嚷起来：

“说得好容易——赔偿！你倒去买买看！这样的书早

八百年就卖没了，还候着你哩!”

“别吵了，找吧。”

我们可实在找够了。没有。我找得分外细心，因为我深深知道这本书的可贵。我甚至于趴在地下，伸手到书架底下去掏摸，弄得满手满袖子的土。没有。我又着急，又生气。可是象棋比赛的时间又快要到了。我只好起了身，掸掸身上的土：

“我可没工夫在这儿陪着你们尽磨蹭了。可是我对你们实在有意见！可真有意见!”

说了，我就挟起书包来往外走。……

可是——呃，慢着！怎么我胳膊肘上那么别扭？好像挟书包都挟不灵便了。好像书包长大了许多，肚子鼓出来了。我一摸——

“哎呀!”

书包里显然有了一本厚厚的挺老大的书——我不用打开来瞧，就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。我对郑小登他们说了一声“你们先走，我就来”，我出了教室门就往北跑，躲开了同学们。

“喂，”我隔着兜儿拍拍宝葫芦，“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书包里忽然有了那部画报？是你干的？”

“是我，”宝葫芦咕噜一声。

“谁叫你干的？”

“是你。”

“胡说!”我忍不住又要生气。“我说过么？我吩咐过你

么？”

“你说是没说，心里可是这么想来的。”

“胡说！”我更生气了。“我想过么？我有这样的意思么？”

“你刚才借不到书，你就不愿意：‘哼，书还是我捐的哩，倒由不得我了！’——本来是的！书原是你自己的书，干么倒让别人支配呢？”

“嗨，你这家伙！我不过稍为有那么点儿不耐烦就是了。我怎么会要收回这部书！”

“书要是没有捐呢，那我爱借给谁就借给谁，不爱借给谁就不借给谁……”

我打断了它：

“你讽刺我，简直是！”

宝葫芦可在我兜儿里很厉害地晃动起来：

“冤枉，冤枉！唉，王葆你别只顾自己撇清。我只是照你的意旨办事就是了。怎么倒是讽刺你呢？”

“别罗嗦！”我说。“把书拿去还掉！”

我说了就摸摸书包，……还是鼓着的。

“怎么了？你没听见？我命令你：还给图书馆小组！”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连这点儿本领都没有？那你怎么拿来的？”

“拿来——我会。我可不会送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只会拿进，不会拿出。”

十六

宝葫芦的确没有这个本领。我怎么发脾气，怎么骂，都一点用也没有。

怎么办呢？放在我书包里，那哪行呢？爱看这本书的同学就得借不到书，大家还得白花许多时间来找。要是今天找不到，别人就真的会去买一本来赔上。

“那太不像话了！”

这件事只好让我自己来收拾：我得想个法儿把这本书还给图书馆小组。我可以趁现在没人瞧见的时候，悄悄儿走到我们教室北墙外面，把这部画报轻轻搁到第一扇窗口上——那里面正是放图书的地方。我这就可以跑去提醒提醒同学们，“看看窗台上有没有？”——一开窗：哈，可不！

这个办法再好没有。赶快，赶快！我得在五分钟以内把它完成，我于是向目的地飞跑。……

“王葆！”忽然后面有人喊。那正是郑小登。

我赶紧拐了弯。我听见他嚷——脚步声也近了：

“你往哪跑？还不快去！象棋比赛要开始了！”

我立即往一丛黄刺玫里一躲。瞧着他跑过去了，我这才撩开枝叶，拱肩缩背地钻了出来，手上好几处给刺破了皮。我刚刚站直分子，正想走开，郑小登倒又折回来了，他好像成心跟我藏迷儿玩似的！

“你干么呢，在这儿？”他问。

“不干么……”我马上又改口：“唔，我出来有点儿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？……呃，这会儿暂时不告诉你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他一把攀住我的肩膀，使劲拽我走。“他们都等着你哩。让我来找你的。”

“呃，呃，郑小登！……好，我就来，我得往教室里去一转。”

“干么？”

“我得我得——我去把书包放下……”

郑小登一手就来抢我的书包：

“我给你送去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！”我两手拚命抱住我的书包，紧紧捂在肚子上，一点也不敢放松。“呃呃，哎！”

大概这时候我的样子太不平凡了，叫郑小登吓了一跳。他对我睁大着眼睛，愣了一会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轻轻地问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肚子疼？”他又轻轻地问。

我这回——一顺便就点了点头。

这他可慌了。他又要搀扶我，又死乞白赖要接过我的书包去。我赶紧弯下腰，更使劲地捂住肚子。

“哎哟！哎哟！”

“不能走么？”

“哎哟……”

“我找孙大夫去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!”

郑小登四面瞧瞧，想要找个同学来帮帮忙，可是没找着。可是郑小登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他说要找大夫就得去找大夫，谁也不用想拦得住他。他叫我在这里蹲一会儿，就往卫生室跑。……这事情可更不好办了。

我急得大声“哎哟哎哟”叫了起来。

“别走别走，郑小登！……你在这儿好些……哎哟!”

郑小登打回转了，焦急地守在我旁边。他这回不敢走开了。我也不敢动一动，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只是把书包捂得更紧了些。

这可也不好办。我合计着：

“我们俩人这么着耗到哪一天才算完呢？”

我就说：

“我要喝水……要热的……”

“我去倒。”

这才把郑小登支开了。我瞧着郑小登拐了弯，就立刻跳起来好处置那本倒楣的书。

“我得赶快把它扔掉——随便扔到哪里。以后再说。”

于是我撒腿就跑，见弯就转，把那部画报刷地抽出来，扔到了厨房南边的一堆煤屑旁边。我轻松地透了一口气：

“这就好了。再不怕了。”

我逍遥自在地走开。这回郑小登可再也缠不住我了，我可以说，“咱们快去，我没病了。”甚至于还可以逗逗他，“什么？谁肚子疼来着？”……

“王葆!”后面有人喊我。

我回头一瞧，大吃一惊，原来是孙大夫——我们的校医。我站住了，连忙报告：

“报告！我——我我——没有什么，其实，刚才是郑小登——他太紧张，太什么了，太……”

“你说谁？什么紧张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，郑小登刚才不是上卫生室去请您来的么？”

“噢，”孙大夫这可弄明白了，“那准是错过了。刚才我没在。……是谁病了不是？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没毛病……”

他老瞧着我的脸：

“我看你可有点儿毛病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有点儿马虎的毛病，”他轻轻点了点头。“我问你，你是叫王葆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哪!”他的手打身后向我伸过来，手里有一本书，叫做《科学画报》。

我不知不觉倒退了一步，他向着我迈进了一步。

“你正在这里找它吧？”

“我……呃，是。”

“拿去吧。”

我怎么办？我只好双手接过来，把它装进书包里。

我怎么说？我只好表示感激。

“谢谢，”我鞠一躬。

孙大夫点点头走了。我瞧着他的背影发傻。他回过脸来对我微笑一下。我只好又鞠一个躬。

我心里可真生气：

“嗨，您就爱管闲事！一瞧见这书上有我的图章，就找上我来了！”

这时候——我的处境可太特别了，太古怪了——我竟生怕遇见好人。他们只要一关心我，一帮助我，就得给我添上许多要命的麻烦。

郑小登这位好同学就是这么着。……瞧，那不是他来了？他手里端着一大杯热腾腾的开水，一本正经地往这边走来。我赶紧又回到原先的地方，蹲在那丛黄刺玫旁边，把书包紧紧捂着肚子。

于是我们这一对好朋友又相持不下了。

“得再想个法儿把他支开才好，”我一面转着念头，一面喝着滚热的开水。满嘴都火辣辣的，说不定舌头上已经烫起了泡。“我再借个什么题目呢？”

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，可又来了几位同学——当然是郑小登招来的。其中就有苏鸣凤，他说他刚上卫生室去过，孙大夫出去看病去了，待会儿再去找他。

“别找了别找了！”我腾出一只手来摇了摇，又拿去捂

着。“孙大夫刚走不一会儿……”

我想说“孙大夫刚给我看过”，可是没说出口来。

跟着姚俊也气喘喘地跑来了，手里拿着个暖水袋——也不知哪里搞来的，他愣要给我捂肚子。

“不要不要！”我嚷。

“暖一暖吧，暖一暖吧，”姚俊来掰我的手。“来，书包给我。”

“哎，哎，不能！……姚俊，别，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热水袋……不行！我不能用热水袋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姚俊又问。

你们可知道姚俊么？他是科学小组的。他是我们班最爱提问题的人，老是“为什么”“为什么”。对待这样的同学，你就得好好儿跟他讲明原因和结果：要不然，会闹得你心里发毛。

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还是使书包好，因为这对我的病有效些。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姚俊又问。

“谁知道！……哎哟……也许是我的体质不同。”

“那是什么体质？”姚俊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“这号体质得用书包疗法？”

“对，对，”我连忙承认。”这么着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们走吧。”

可是他们不放心。一个也不肯走。我心里焦躁得什么

似的。我嘴里苦苦哀求他们：

“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吧。你们活动去吧。”

可是他们不依。他们偏偏关心我，要看顾我。

这可僵透了。怎么个了局呢。我简直没法设想。

“都是这该死的宝葫芦！可恶极了！”

十七

同学们和我这么耗着，究竟有多久，我也闹不明白。我只觉得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有一个时候——我不知道这是几点几分钟——我感觉得书包仿佛动弹了一下，好像要从我手里挣开去似的。我吓得出了一身汗，捂得更紧了一些。书包可又那么一弹。

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我才感觉到手里的书包似乎有了点儿变化，和刚才不同了。我定一定神，腾出一只手来悄悄地探了一探——

“吓呀！”我才透过了一口气来。

书包肚子已经瘪了下去了。不用看就知道，里面那一本惹麻烦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知道怎么一来，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。

“好了好了，”我这才竖直了脊背，向同学们宣布。”我没毛病了。”

虽然同学们都有点儿觉得奇怪（尤其是姚俊），他们还

劝我去检查一下身体，这样那样的。可是问题已经不大了。

只是有一件事叫我很不愉快：我耽误了象棋比赛。别的一位同学代替了我。他只赢了一盘。假如是我出马就好了：决不止赢这么一点儿。

“嗯，不见得！“姚俊把脑袋一晃。“你的棋好是好，可就是不沉着。”

我不服气：

“哪里！该沉着的时候我可沉着哩。”

“可惜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时候。所以你下棋还输给我……”

“嗯，别吹！你倒跟我下下看！”

“来！”

“可不兴悔。”

“当然！”

姚俊这个人——你别看他个儿小——勇气可真不小。哪怕他下不过我，哪怕他和我为了下棋吵过嘴，他还是敢跟我下。

同学们都闹哄哄地围过来看。我对自己说：

“可不能大意了。也不能打架。这虽然不是正式比赛，可也差不离。他们都想考验考验我呢。”

这回我的确很沉着：不慌不忙地动着棋子。我总是看清了形势，想好了着法，然后才下手。凡是下棋的人，都该像我这么着。

姚俊的棋不如我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说。不过他有一个极其奇怪的毛病——我可实在想不透他脑筋里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作怪：他净爱走“马”。他把个“马”这么一跳，那么一拐，不但害得我的“炮”不能按计划办事，而已还闹得我的“车”都不自在了。好像一个“车”还该怕一个“马”似的！

“我非得吃掉他那个‘马’！”我打定了主意。

“我该想一个巧着儿，叫他意想不到。”

这可并不容易。唔，我来这么一着，行不行？然后又这么一来。

“要是他那么一下——嗯，他准会来那么一下，那我……”

我正这么想着，正想得差不多了，忽然我嘴里有了一个东西——我虽然没瞧见，可感觉得到它是打外面飞进来的，几乎把我的门牙都打掉。它还想趁势往我食道里冲哩：要不是我气力大，拿舌头和悬雍垂拚命这么合力一挡，它早就给咽下去了。

同时姚俊嚷了起来：

“咦，我的‘马’呢？我这儿的‘马’呢？”

哼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

同学们七嘴八舌的。有的说那儿本来没有“马”，有的说有。他们看看棋盘四周，又看看地下。

我趁大伙不注意的这会儿，想要把嘴里的东西吐掉。可是没有机会，因为郑小登又钉上了我：

“王葆你没吃吧？”

“嗯，嗯，”我用鼻孔回答。

“什么？吃了？”

“嗯，嗯，”我仍旧用鼻孔回答，还加上摇头。

“怎么了？你又发什么病了？”

这么着，大家又都瞧着我了。我出了一身汗。我晃了晃手，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——我自己也不明白。

“王葆的嘴怎么了？”有谁发现了这一点。

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——究竟是因为出了汗容易着凉呢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到现在还没闹清楚——我鼻尖忽然有点痒痒的，简直想要打喷嚏。

“哎哟，可不得了！”我暗暗地叫。“千万不能打！忍住，无论如何！”

然而不行。……

我揉揉鼻子，想让它缓和缓和——可越揉越痒。

“啊，啊，啊——”

来了！我一跳起来就冲出同学们的包围，赶紧拿手绢捂住了嘴。

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我刚才这么“啊”了一阵。“嚏”字还没迸出来呢，就觉着我的嘴里忽然空荡荡的——那颗棋子没有了！我吓了一大跳，把下半个喷嚏都给吓了回去。

“掉出来了么？”我自问自。“哼，怕没那么容易！”

我的确没有听见它掉下的声音。手绢里可也没有它的

影子。我摸摸袖子管。也没有。

“这可真糟!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“准是吞下肚去了。准是我一张嘴要打喷嚏，舌头也那么一松，它就趁空儿溜下去了。”

那么挺老大的一颗棋子！……也许它就卡在什么地方，哪儿也不肯去。那可更不好对付了。这玩意儿挺不好消化，我知道。

要是它顺顺溜溜跑下去……那，它就得老实不客气地钻进我的胃里，待会儿还得跨进小肠里一步一步往下走，像个小“卒”儿过河似的，——那也不是什么可喜的事。这个“马”——你想不到它的味道多么古怪——吃下去一定不大卫生。

我越想越不是味儿。

“嗨，都是这宝葫芦惹的!”

十八

我赶紧走回家去。这回也许真得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哩。

奶奶没在家：大概又开什么会去了，我摸着了钥匙，开开门，转进我自己的屋子——不觉倒退了一步。

“怎么！我走错了人家了吧？”

这哪里还像我的屋子！窗台上也好，地下也好，都陈列着一盆盆的花——各色各样的，我简直叫不出名字。有的

倒挂着，有的顺长着，有的还打叶子肋窝里横伸出来。一瞧就知道这全是些非常名贵的花草。我原先那两盆爪叶菊和一盆文竹夹在这中间，可就显得怪寒伧的了。

而我那张做功课的桌子也不由你不去注意它。那上面有一只很好看的小花瓶，跟那一缸金鱼并排站着，不知道这到底是哪朝哪代哪个地方的产品。花瓶旁边整整齐齐排列着四块黄玉似的圆润的奶油炸糕，还热和着哩。再往东，就竖起了一架起重机模型，这是道道地地的电磁起重机。它的东南方还躺着一把五用的不锈钢刀。靠北，你就可以忽然发现一个陶器娃娃坐在那里，睁圆了一双眼睛，爱笑不笑地傻瞧着你。她右手边蹲着一堆湿答答的粘土，看样子大概有两斤来重，市秤。

“怎么回事，这是？”我站在房门口，还是四下里望着。“开百货公司了还是怎么着？”

宝葫芦总还是那么一句老话：

“我照你的意图办事。”

“我问你要过这些个玩意儿么？”

“你想来着。”

“我想来着？”我问自己。可是记不起了。

也许是我略为想过那么一下：“这玩意儿倒挺不错”，“这真棒”——顶多不过如此。

也许我连想也没想，只不过瞧着心里喜欢了那么一下子。也许我连喜欢也没喜欢过，只不过心里稍为那么动了一动。……

谁知道宝葫芦就这么顶真呢！

我一开抽屉，就发现了一本《科学画报》。书上面还待着一颗孤零零的象棋子。

“哈，那个‘马’原来在这儿！你都给搬家来了？”

宝葫芦很得意地告诉我：

“这么着，一方面咱们的秘密不会被人看破，一方面你又得了一本书和一只‘马’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，”我说。“呃，我问你：你会下象棋不会？”

“不大会。怎么？”

“不会，就请你别瞎帮忙。你把那颗又大又脏的棋子愣往我嘴里塞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是要吃它么？”

“哼，吃！你瞧见世界上谁下棋是这么着吃子儿的？你懂得‘吃’字的意义么？”

它说它懂：

“那就是要把那颗棋子给赶出棋盘，不是么？所以我就给你办好了这件事，让你直接达到那个目的。”

“这么着，下棋还有什么意思！你得让我自己来下，让我自己想想……”

“那何必呢？这些个事有我给你效劳，你又何必自己去操心呢？”

你瞧！反正跟它讲不明白。它不懂得这些道理。

从此以后，我下棋的时候就甭打算吃别人的子儿，也别

想将人的军了——只要我一有这个意思，对方的老“帅”就会忽然不见，弄得大家手忙脚乱，下不成。

象棋下不成，那就打打百分儿吧。可是也不行。有一次就这么着，刚发了牌，一开始要打，就有人嚷了起来：

“我少了牌!”

“我也少了两张！两个王不见了!”

同时我手里的牌数突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：都是头几名王牌。……

我只好把牌一扔，抽身走开。

从此以后——唉，像我这号有特殊幸福的人，就很难和同学们（他们顶多不过有普通幸福）玩到一块儿了。

十九

从此以后——你们当然也可以想到，我各方面的生活都也起了变化。

以前我每天自习，总得让数学题费去我许多时间。可是现在还不要一秒钟……我刚把书打开，拿起铅笔来慢慢地削，脑筋还没来得及开动呢，桌上就冒出了一叠纸，上面整整齐齐写着算式和答数。

“呵!”我跳了起来。“这可真没料到!”

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的感想。我可又高兴，又担心——老实说，我生怕我是在这里做梦。

“可是我还得画一张地图……”

我刚这么一打算，就有一幅地图摊在我面前，我自己绝画不了这么好。简直用不着再添一笔，也用不着修改。只要写上我的名字就行。我说：

“哈，这可真好！这么着，我每天就可以省下许多时间来了。”

以前我老是忙忙叨叨，连吃饭都嫌没有工夫。现在——就说吃饭吧，那时间也给节省了下来，因为我肚子经常是饱饱的。因为我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糕饼糖果——据说全都是按照我的意图办来的。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并不算馋，不过既然有了这么些东西，干么要让它白放着呢？

于是我就用不着规规矩矩趴在桌上吃饭了，还一天到晚的老是打着饱嗝儿哩。反正妈妈还没回来，爸爸又老不在家，只有奶奶——她可管不着我。我只要招呼一声——

“奶奶，你先吃吧。我饱着呢。”

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了。

“来，给我几片桐木片！”我这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一件事，就向宝葫芦发布命令。

不消说，话还没有落声，就来了一叠桐木片。

我用铅笔在木片上打好了图样，拿起锯子来锯，可是刚一动手——锯子还没来得及碰上木片哩，就已经完成了计划：我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架完完整整的弹射式飞机模型。

我把锯子一扔，轻轻叹了一声：

“好快!”

不错，我想要制造的正是这个。我把它试了一试，它滑翔得很好。要是弹射出去，也许能飞上两分多钟三分钟哩。

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现成的飞机模型可引不起我很大的兴趣。我让它躺在地下，懒得再捡起它来。我只是问自己:

“再干点儿什么呢? ”

我四面瞧瞧。视线落到了桌上那么堆粘土——我曾经想拿来塑成一个什么玩意儿的。可是我刚把它拿到手里，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的胸像。我哼一声:

“嗯，宝葫芦你简直越来越敏捷了，我看!”

宝葫芦背书似地回答了一句:

“练好本领，为你服务!”

我搔了搔头皮。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转，嘘了一口气。

“好，那么——再找点儿什么事做做呢? ”

时候还早得很呢。我又东瞧瞧，西瞧瞧。我瞧瞧那许多盆名贵的花草，想要给它们浇点儿水——那些盆里立刻就水渌渌的了，连枝儿叶儿都好像淋过了雨似的。

“嘿，你手脚可真快!”我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“过奖，过奖!”宝葫芦说得很谦虚似的，其实它心里可得意呢，我知道。

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来了，我小时候老是爱抢着做事:

一听见有人敲门就抢着去开门，一瞧见爸爸回来了就抢着去给他拿拖鞋，这样那样的。谁要是不让做这些事，我就得失望，就得闹脾气。有一次我要把一壶水拎到炉子上去，可是奶奶怕我闯祸，她一手就把它提走了，于是我就哭上了老半天。

现在我觉着也有点儿像那一次那样似的——我当然不至于再哭鼻子了，心里可是有说不出来的别扭。

“呃，宝葫芦！”我实在忍不住要和它谈判了。“往后有一些个事儿让我自己来办，你别来插手，行不行？”

“哪些个事儿呢？”

“那些个有兴趣的事儿。”

“请你说明白点儿。哪一类事儿呢？要怎样才算是有兴趣呢？”

“唉呀，连这也要问！”我有点不耐烦了。“有兴趣就是有兴趣。比如下棋，比如做一个什么玩意儿……懂了吧？比如你要做一件事，可是挺不容易，你得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困难，你得自己去斗争——这么着做成了，那才有兴趣。越是不容易，做起来越是有兴趣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”宝葫芦一连声地咕噜着。“怪不得有人对数学那么感兴趣哩——我可明白了，就因为数学挺不容易，你得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困难，你得自己去斗争。还有地理……”

我赶紧打断了它的话：

“我所指的可不是这些个！我对这门功课——那，兴趣

可并不算很大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那么爱好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甭管我！反正……”

“那可就太难分别了，”它叨唠着。“你瞧！都是有困难——有的你倒有兴趣去克服，有的你可兴趣不大。有些个东西你要享现成，得要什么有什么。有些个东西你可想要自己来制造，不让我插手。又有些个东西你起先想要自己做，做呀做的可又不耐烦起来，于是我的名字就十分荣幸地又被你提到。……你的情况这么复杂，我的头脑那么简单，可叫我怎么闹得清呢？”

我暂时没有答复它。它又往下说：

“现在只有两条路，随你选一条去走去。一条路是普通人的路：你想要干什么事，就都得你自己去想办法，你自己去花劳力，全不用我来插手。那么，你干脆可以把我扔掉，不要我……”

“那我可没有那个意思！”

“对，我猜你也不会有那个意思，”宝葫芦很有把握似的说。“那么，还有一条路，就是安安心心做我的主人。凡事我都给你办到——只要你动一动念头儿就成，全不用你费力。”

我想了一会儿。我提出一个问题来：

“可是你——你可就太费力了不是？你这么乱花力气，

为了这些个小事儿把力气都花光，将来可拿什么来给我办大事儿呢？”

宝葫芦咕噜了一声——不知道是笑呢，还是咳嗽——听了叫人不太愉快。它说：

“嗨，力气又不是鞭炮一放完了就没有了。我也不是童话里那号小器角色，只许你有三个愿望或是五个愿望，给你办了那几色东西，你就再也没什么可捞的了。我可不一样。我可是一个真正的宝贝。我有生命，有力量。你尽管叫我干活儿吧，没关系。”

“哈，你自相矛盾！你自己说过，你会衰老，叫我现在好好儿使用你……”

它平心静气地打断我的话：

“唔，正因为我将来会要衰老，所以趁着现在——你可以让我现在多多给你办一些个东西，我劝你。现在我还很年轻，正该做做事，锻炼锻炼：力气倒是越用越大，本领也越练越强。这几天——自从我跟上了你之后，我可有了不少的进步哩。”

“什么进步？”我诧异起来。

“老实说，我开头给你办事的那会儿，我还有点儿笨手笨脚的，头脑也不够那么灵敏。后来干得多了，我就越干越熟练，也越容易摸透你的心思了。”

二十

一个宝葫芦也要练本领！——这可从来没听说过。

“它干么要练本领，可是？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更好给你做事。”宝葫芦接碴儿。

“可是你干么要找上我，跟上我，来给我恳孜恳孜做事呢？又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不做事，可就没有机会练本领，本领就得生锈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宝葫芦问我，它答这一道题是不是有什么错误。我就老实告诉它：

“最多只能得三分。”

它不言声。我这就跟它说明理由：

“你瞧，练本领是为了好给我做事，给我做事又是为了练本领——净那么绕来绕去，问题可还是没闹明白。……呃，我问你：原先你待在河里，要是不找上我，你就根本用不着做什么事，也就根本用不着练什么本领，不是么？那么着，你在河里自由自在，又省力，又省心，不是挺好的么？你干么要这么自找麻烦？为了什么？”

宝葫芦又发了一声怪响，好像是冷笑似的——我可最不喜欢它这个习惯。它说：

“我是什么？我不是个宝葫芦么？我既然是个宝葫芦，

那我就得起宝葫芦的作用。假如让我老待在河里，什么事儿也不做，什么作用也不起，就那么衰老掉，枯掉，那我可不是白活了一辈子么！所以我找上了你。”

“可是你干么一定要起你的作用？为了什么，这又是？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宝葫芦也跟了一句。接着停了好一会儿。“你爱打几分儿就打几分儿吧，这一道题我可答不上。……总而言之，我既然活在世界上，我就得有我的生活：我就得活动，就得发展，就得起我的作用。要是我不活动，又不使力，又不用心，那我早会枯掉烂掉，我可不能闲着，像一块废料似的。我得找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，——这才活得有个意思。能力越练越强，我就越干越欢。”

宝葫芦大概是说得兴奋起来了，竟在我兜儿里一弹，一下子跳到了我手上。我吓了一跳，还当是什么虫子哩，忙把手一甩，它就又蹦到了桌上。我定睛一看——这个宝葫芦可在我面前摇头晃脑起来，似乎很得意的样子。它这种态度我也看不顺眼。我说：

“噢，你得活动，得找事儿做：不错，好得很。可是我呢？”

“你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呢？”

“我就一辈子什么事儿也不让做，一切都得由你来代劳，是不是？我可也得起我的作用啊。我可也得活动啊，也得找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呀。我不也得要找点儿活儿干干哪？”

“什么，你也得要找点儿活儿干干？”它猛地抽动了一下，仿佛吓了一跳似的。“那你——唉，那又何必呢！你可完全是另外一号人：你何必又要照普通人那么样做人呢？”

它这么一提，我就又想起了那个老问题：

“那我究竟该怎么样做人呢？我将来在这社会上要成为怎么样个角色呢？”

“你将来可以成为这么一号角色：一天到晚净对大伙儿报告你自己的功绩，夸耀你自己的成就，说你哪一天成功了一件什么事，哪一天又成功了一件什么事……”

“可是这些事都不是我亲自做的，比方说……”

“那没关系，”宝葫芦很快地接嘴。“这是你的奴仆做的，当然就该算在你的账上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

“那不合适吧？”

“有什么不合适！”宝葫芦答复了我心里想的问题。“反正只有咱们俩知道，别人谁也不明白这个底细。”

“嗯，不大妙，”我把脑袋一晃。“大伙儿听了我的报告，要是问我：‘王葆，这些个事你是怎么样做成功的？你光报告你做成了一些什么，不报告你是怎么做的，那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呢？’——要是别人这么一来，我可怎么答复呢？”

“那你就告诉他们说，你是一个动嘴的人，不是一个动脑筋和动手的人。你只要发发命令就是：‘你去干这个！’‘你去干那个！’——至于要怎么样干，那可是另外一号人的

事，根本用不着你这号人操心。”

我又摇摇头：

“不行，我的宝贝！那可不合理。咱们社会才不兴那样儿哩。”

“我可不懂得你的什么社会不社会，我没学过那一套，”宝葫芦咕噜着。“难道你们那里谁都是这么着，一报告做成了什么，就准得报告是怎么样做成的么？”

“差不离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别人怎么说，你也怎么说就是。”

我不吱声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再怎么往下谈。宝葫芦兴许是怕我对它不满意，它就赶紧向我保证：

“其实连报告也不用你自己准备。你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瞧瞧！它可真想得周到。

这么着，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可做呢？

“这么着，我就简直用不着再考虑我的志愿什么的了，”我想着。“可是将来干什么呢，我？我怎么样过日子呢？”

我怎么样想，也想不出一个头绪来。蜜蜂又在屋子里飞来飞去，吵得人家心里更烦。有一只蜂子还从一盆花上飞出来，故意要打我耳朵边掠过去。我吃了一惊，把身子一让：

“讨厌！”

“嗡！”

接着外面有什么载重汽车轰轰轰地走过，连玻璃窗都给震得锵啷锵啷的。什么地方正在那里播送什么讲话，间或飘过来几个字：

“……每一秒钟都宝贵……时间……”

哼，还“时间”哩！我可已经节省下了许多许多时间——差不离每一秒钟的时间都给我节省了下来，几乎可以说我所有的全部时间都给节省了下来——现在我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时间，多到简直没法儿把它花掉了。……我听着钟摆“的答，的答”响，一秒一秒地过去，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。我已经感觉到挺什么的，挺——那个：叫做无聊。

我这才亲身体会到——唉，一个人要是时间太多了，那可实在不好办，实在不好办。

“出去吧，找同学玩儿去。”

我刚这么一想，就猛听见——

“王葆！王葆！”

郑小登和姚俊忽然就来了，好像打地里冒出来似的。这时候桌上的宝葫芦一跳就跳回到我兜儿里，我就赶紧跑出去迎上我的同学们。

二十一

郑小登和姚俊来得那么凑巧，我真疑心这是由于我那

宝葫芦的魔力。我想：

“假如真是这么着，那我连找朋友也不用费时间了。”

“你们怎么忽然想到上我这儿来了？”我问。

“怎么，不能来么？”

“谁说！”我叫起来。“我可正想着你们哩。”

接着我就问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，打哪儿来的。可是问来问去，总也平常得很：姚俊上郑小登家去，就一块儿上我这儿来了。他们是步行来的——也就是说，他们们都是用自己的一双脚，一步一步地走着来的。他们谁也没提到这里面有什么奇迹。

“就不过是这么回事么？”我总有点儿不大相信。“也许这全都是假的：这个郑小登不是真的郑小登，姚俊也不是真的姚俊，都是宝葫芦给幻变出来的。”

可是我再仔细看看他们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：和真的一个样儿。我故意攀着郑小登的肩膀，故意和姚俊摔跤，也觉不出他们身上有什么破绽。

“那么是真的了？”我自问自。“可是慢着！它既然能把他们变出来，那也就能把他们变得像个真的。”我又这么想。

“那么到底还是假的？……”

我脑子里可简直缠不清了。

我不相信我是在这里做梦——可是奇怪得很，这会儿我实在像在梦里面那么糊里糊涂：世界上的东西部分不清真的假的了。我只知道我这个人是真的，绝不会是什么幻

变出来的东西。还有我这个宝葫芦——它当然也不能假。别的，我可就一点把握也没有了。

我一面手拉手地和同学们走进屋子，一面在心里判断着：

“可能是这么着：刚才宝葫芦知道了我的意图，就马上凭空现出一个郑小登，一个姚俊，好让他们陪我玩儿，给我解解闷儿。”

这当然是很好的事。可是这两个专门给我解闷的人，也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。

这都只怪他们太好奇。郑小登一瞧见那些花草，就问是哪儿来的，是不是我栽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，姚俊可就看上了那一架电磁起重机，老是缠着我，无论如何要请我报告一下这是怎么样做成功的。

“瞧，这不是来了！”我暗地埋怨着宝葫芦。“我说的吧？”

突然——可真快极了——我感觉到手里有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。一看：嗯，有办法！这虽然是一篇没头没脑的东西，可是正论到了我眼下就要解答的一个问题。你瞧：

> 同志们！你们想要知道我的这件东西是怎样制造成功的么？我很愿意把我个人所体会到的向你们报告，供你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参考。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，请同志们多多批评，多提宝贵的意见。
>
> 同志们！我是怎样制造成功的呢？我是克服了无数困难才

制造成功的。在工作过程中总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：你能克服它们，结果是成功；如果你不能克服它们，结果就不是成功，相反地是不成功。我也不能例外。

那么我是怎样克服困难的呢？

这是有个过程的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：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个过程。我也不能例外。

起先，我也犯过错误：我遇到困难就有点害怕，没有信心，怕自己克服不了。可是后来，我忽然想起我是一个〔　〕员（报告人注意：看你是一个什么员，你就在这空白地方填上一个什么字），难道可以对困难低头么？

不，不！相反，我要克服它！

这样，我就克服了困难。同时，〔　〕〔　〕主义的热情支持着我（报告人注意：你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，在这空白地方填上两个适当的字），就把这个东西做成功了。

同志们！我就是这样把这件东西制造成功的。

由此可见，以前我所以不能克服困难，是因为我记性不好，以致记不起我自己是谁，记不起我已经入了〔　〕了。从而，〔　〕〔　〕主义的热情也就不肯跑来支持我。但是后来，我忽然恢复了记忆力，猛地记起了我自己是谁，记起了我是一个〔　〕员了（如果你是个少先队员，那你就必须先低头瞧一眼你的红领巾，才可能恢复你的记忆力）。从而〔　〕〔　〕主义的热情也就乐意跑来支持我了，从而我克服了困难，制成了这件东西。

由此可见，我的成功是和〔　〕的教育（请你填上一个适当的字在这空白地方）分不开的。从而……

这就是我的宝贝给我准备的报告稿子。

可惜这里不是一个大会场。要不然，我跑上台去一字不差地这么朗诵一遍，那可再合适也没有。现在呢——

“现在我可只有两个听众。是不是也值得那么做大报告？”

可是姚俊还是一个劲儿钉着问，我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。我非讲几句话不可。

唔，我可以不摆出做报告的姿势来，只要照着这个报告的内容谈谈就行：内容总该是这个样儿的，反正。

于是我就这么办。“你们想要知道我的这件东西是怎样制造成功的么？我很愿意——”这样那样的。照念。

可是同学们忽然打我的岔，叫起来：

“王葆你怎么了！”

“什么‘怎么了’？”我停止了讲话，抬起脸来问。我这才发现他俩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我，仿佛不知道我是谁似的。

“你叨咕些什么？你跟谁讲话？”

“咦，不是你们让我给解答这个问题么？”

“你到底是在这儿说正经话，还是装洋相？”姚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我的脸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郑小登发现了我手里的东西。他一把抢了过去，这才恍然大悟：“噢，你还准备做报告哩！”

这么着，同学们就对我没有什么意见了。姚俊只是说：

“你要是早告诉我们你是演习，我们也就不奇怪了。这

个报告倒挺不错的，不是么，郑小登？写得挺合规矩的。”

“对。大家听了准得鼓掌。”

“鼓掌可算不了什么，”姚俊说。“反正只要有人上了台，在台上那么张了张嘴，你也得鼓掌——你爱听也好，不爱听也好，都一样。要不然，别人就得说咱们学生太没礼貌了。……可是王葆的这个报告倒的确不坏，挺解决问题的，也挺有思想。可是——可是——”姚俊这时候又转过脸来研究我了，“呃，王葆，可是你的这个电磁起重机究竟是怎么做成的，啊？王葆，啊？你照平常你真正说话那么样说给我听吧，别演习了。”

这回可轮到我来睁着眼睛瞧他了。我心里直犯疑：

“这姚俊到底是不是个真的人？怎么那么蘑菇？”

二十二

我正在这里为难的时候，我们街坊孩子们给我解围来了。他们还没进门就嚷：

“王葆，我们来看看你的花儿，行么？”

我可高兴极了：

“欢迎欢迎！”

这就把电磁起重机的问题搁到了一边。这些孩子一拥就进了屋子，欣赏着我那些花草，七嘴八舌谈着。

原来他们是听了我奶奶说起，才知有这么回事的。他们

就质问我干么要一个人悄悄地栽花儿，连对他们都保起密来了。按说，他们都可以是我很好的助手。

“你还是我们的队长呢。”

我笑了一笑。这里我就给郑小登和姚俊解释了一下：我暑假里组织他们活动过，他们就把我叫做“队长”，他们大部分是小学生，还有几个没有到学龄：他们都跟我挺好，听我的话。我领他们办过小图书馆，还举行过几次晚会。……

“哟，这都是些什么花呀？”孩子们瞧瞧这盆，瞧瞧那盆。

“王葆，这是不是萝卜海棠？”

我可没有工夫回答。我还在那里专心专意跟同学们讲着暑假里的故事。可是小珍儿——她是个七岁的小女孩儿，你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——使劲拉着我的胳膊，在我耳朵边大声叫着：

“这个叫什么，这个？”

“爪叶菊，”我匆匆忙忙回答了一声，就又打算往下谈。

小珍儿可拦住了我：

“谁不认识爪叶菊！……我问的是这个，哪！”

我指指那盆文竹，刚要说出它的名字，小珍儿又叫起来：

“嗯，你真是！这——个！”小珍儿跑去指指那盆倒挂着的花。“瞧，是这个！”

这个——这可叫我怎么回答呢？这个，我恰恰没有研究过。所有这里的花草，我一共认识两种：一种叫做爪叶菊，还有一种叫做文竹。

所以我指着文竹的那只手指，坚决不收回。我问：

“可是我得考考你，小珍儿：你知道这叫什么？”

不料她立刻就回答出来了。我这才想起，这些孩子也全都叫得出这两样。原来我早已经把我的全部园艺知识都传授了他们了。

小珍儿还是尽钉着问，这叫什么，那叫什么。这么着，引得孩子们全体都也研究起来，得让我一个人来做答题，简直不让我好好儿跟同学们讲话。我抹了抹汗津津的脸，指指前面：

“这个呀？你们说的是这个么？这个还是那个？……噢，这个！这叫做……这是……嗯，你们猜！”

“这怎么猜！说了吧，说了吧！”

“不行，”我晃着膀子，想要挣出他们的包围。“嗯，你们净问我，自己可一点也不肯动脑筋……”

可是我怎么样也挣不脱。小珍儿还拽住我的手不放，声音越来越尖，对准我的耳朵“啊？啊？”个不停。

“别，别！”我勉强笑着，腮巴肉直跳。“呃呃！……好，我晚上公布，行了吧？”

“赶天一擦黑，就公布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可都得公布！这叫什么，这叫什么，还有这，这，”小珍

儿一指一指的，“待会儿——都得告诉!”

“行，行。”

他们这才让步，像一番阵雨停了似的，安静了下来。

“嗨呀!”我透出了一口气。“可是我还得赶快想个办法才好。”

于是等我的客人们一走，我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布置起我的工作来。

不消说，我当然要把事情弄得很精确而有系统，因为我这个人是挺爱科学的。所以我就吩咐宝葫芦：

“宝葫芦，给我每盆花儿都插上名字标签，还得标明属于什么科!”

我眼睛一霎，就全给办得周周整整的了。就简直跟园艺试验所一个样。谁要是一来到我这儿，谁就能学习到许多东西，就能增长许多知识。你瞧！——这一盆：

莲花掌	景天科

那一盆呢——

松叶菊	番杏科

你稍为一转过脸去，马上又可以发现：

仙客来	樱草科

名目可多极了，都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。至于我已经认识的那两种——哈，也都插着标签哩！……我得看看文竹是什么科。

“什么!”我一看就愣住了。“‘酢浆草，酢浆草科’。……文竹又叫做酢浆草？……唔，这准是它的学名。咱们的许

多植物学名——我们李先生就说过——常常跟咱们平常叫的不一样，你得另外记住那么一套才行。”

我这就赶紧把它记到了我的小本本儿里。然后再瞧瞧我的爪叶菊——我疑心我眼花了，定睛看了好一会，才能确定牌牌上写的名字，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：

“龟背叶，天南星科。”

我搔了搔头皮：

“哈呀，幸亏有这么个牌牌！”

这可真叫我长了许多知识，我又好好儿记上了一条，还打了一道红杠。我准备晚上把这一套都教给小珍儿他们。

正在这时候，我爸爸忽然站在了门口——我简直没发现爸爸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

“这些花哪来的？”爸爸一来就注意到了这个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又高兴，又有点儿发慌。我瞧瞧爸爸。又瞧瞧屋子里那些陈列品。我顺嘴说了一句——

“我们在学校里种的。”

爸爸一面走进来，一面又问：

“怎么你给搬到家里来了？”

“那是——那是——同学们交给我保管的。”

“哦？”爸爸瞧着我笑了一笑，我不知道爸爸还是感到骄傲呢，还是要取笑我。“你自己只栽了两盆就已经够受的了，他们还让你来保管这么多？是谁做出这个决定来的？你么？”

“没有谁做出决定……大伙儿……”

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房门口来了。奶奶插嘴：

“小葆其实也挺会栽个花儿什么的，他还跟同学比赛过呢。”

“唔，花算是他栽的，可是得让奶奶操心，连浇水也得靠奶奶。”

爸爸说着，就走拢这些花盆，弯下腰来看那些插着的标签。

我心里实在可忍不住的高兴。嗯，瞧吧！看看这个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！——还有哪点儿不出色！

爸爸抬起脸来瞧瞧我：

“这是谁插上的？你么？”

我本来想说“同学们……”可是我马上改变了主意。我点点头。

忽然我爸爸脸上的笑意没有了。他指指一盆花，问我这叫做什么。

“这——这——”我瞟一眼那个标签，说出了名字。

“真胡闹，”爸爸叨咕着，又去看一盆盆的标签。“你到底认识这些花草不认识？”

我一时还没回答上，爸爸又问：

“怎么，你连你自己种的爪叶菊都不知道了？——什么龟背叶！你这儿就根本没有一盆龟背叶！”

爸爸瞧着我。我瞧着地板。爸爸站直起来：

“你干么要那么乱插一气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有几盆——有些——可不是我插上的。”

“哪几盆？”

我回答不出。

奶奶又插嘴：

“花名儿可也真难记呢。我就记不住几个，还常常闹错……”

“记惜了不要紧，不认识也不要紧，”爸爸回答着奶奶，眼睛可是对着我。“可是总别乱插标签，这叫什么。那叫什么，插得真好像有那么回事儿，好像可以拿来教育别人似的——可是你自己对这玩意儿完全一窍不通，连名字有没有标错都不知道！那算什么呢！”

唉，你听听！爸爸把他的王葆想得这么糟！……这可真冤枉透了。

我转过脸去，蹲下来把那些倒楣的标签全都给拔掉，一面拚命忍着眼泪——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爸爸一对我有了什么误解，我就特别觉着委屈。我实在想跟爸爸嚷：

“爸爸，不是那么回事！爸爸！”

可是一直到爸爸走出了屋子，我还是一声不吭。

二十三

等爸爸一走出房门，我就打兜儿里一把掏出了宝葫芦，使劲往地下一摔。

“你净胡闹，你净!”

可是这个宝葫芦像个乒乓球那么着，一下地就一跳一跳的，那里面的核儿什么的也就咕噜咕噜响个不停:

“净赖我，净赖我!”

它越蹦越高——叫了声“净!”一蹦蹦上了我膝盖。我把腿一抖，它就趁势跳到了桌上，像不倒翁那么摇了好一阵才站住脚。

“我错了么? ”它的声音来得很急促。”不是你叫我弄标签来的么? ”

“可是你干么不认清楚哪盆是什么，哪盆是什么，就那么乱插一气? ”

“那可不归我管。我只是服从你的命令，搬标签。至于所标的到底是些什么，标错了没有，那可就不是我的职责了。我也不研究这个。”

“哼!”

“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，哎呀。反正天冬草也是草，酢浆草也是草，不过上面俩字儿稍为混了一混，那有什么关系呢。”

“可是这么一来，爸爸就以为我……”

“那是你爸爸不了解你，还当你是个平常人。”

它接着又安我的心，说我们俩虽然都不懂得这些玩意儿，可也并不碍事。

“反正咱们不愁没钱，”它说明着。”钱——你要多少，我就可以给你变出多少来。”

“这和钱有什么相干? ”

“你一有钱，不是就可以雇一位内行来管这档子事么？你可以雇用一位很出色的园艺学家……”

“那哪行！”我连忙反对。我生怕我心里那么一活动，就忽然会有一位园艺家冒出来，叫我不好安排。

我正这么考虑着，忽然听见什么地方一声门响。我跳了起来。

“别来，噢！这回我可没吩咐你什么，你别瞎张罗！”

我再竖起耳朵听听，才听出是爸爸的脚步声——似乎是又向我这里走来。我就忽然有那么一点着慌似的，赶紧站起。……

可是没瞧见爸爸进我的门。爸爸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了，转了方向了。

“怎么……？”

我正在这里狐疑，心里可猛地冒出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：

“难道爸爸也是——也是……”

可叫我怎么说呢，唉呀！

你瞧，我心里一想起爸爸，就忽然听见爸爸向我这儿走来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可是只要我心里一着慌，爸爸走了一阵子就忽然不上我这儿来了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

“格儿！”——什么地方有谁笑了一声。

我吃了一惊。四面瞧瞧，才瞧见金鱼缸里又在那里起泡泡。

“葆儿，葆儿，”那条黑金鱼鼓起眼珠儿冲着我点点头。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“什么‘不错’？”

“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想爸爸就冒出个爸爸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怕跟爸爸照面，爸爸就不出现。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黑金鱼可把尾巴一摇，就扭转身子荡了开去。

我愣了好一会。我两只手捧着脑袋，眼睛盯着墙角落，觉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古怪了。这世界上的一切——我所看到碰到的这一切——怎么！都是宝葫芦按照我的意图变出来的，连我的好朋友也在内，连我的爸爸……

唉，一想到这里，我心都疼起来了。

不行不行！我得好好想一想。

“这合理么？”我自问自答。“不合理，我是爸爸的儿子，这是事实。没有个爸爸就没有个我，这也是事实。假如说，爸爸只是幻变出来的，那么爸爸的儿子——我——难道我……”

那可太说不过去了！

还有妈妈……

可是我不敢去想妈妈。生怕一想，妈妈就忽然在家里出现，——那可就更加证实了这一点。你想，假如你所爱着的人——他那么爱你，关心你，可忽然有一天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人，只不过是幻变出来的……

“不能，不能！”我伤心地叫起来。“决不能是那么回事！

……爸爸，爸爸！……”

我忽然想要去把爸爸一把抱住，跟爸爸说点儿什么。我赶紧跑出了房门。

爸爸和奶奶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出去了。真好像刚才是做了一个梦似的。

二十四

屋子里静悄悄的。我觉着从来没有这么静过。

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——得趁这个时候办一办。我于是打抽屉里拿出那本《科学画报》来，赶快把它包好，写上了萧泯生的地址。可是马上又改变主意，觉得还是直接寄给图书馆小组的好。

我换了好几次包皮纸：我生怕同学们认出是我写的，所以写好又扯掉，写好又扯掉。

“卜儿，葆儿！”鱼缸里又有了响声。“他净自找麻烦！”

我把笔一丢，转过脸去一瞧——又是那条多嘴的黑金鱼！我瞪着眼睛：

“你说谁？……你管得着么，你？”

“我当然管你不着，不着，”它一连吐了两个泡儿。“世界上谁也管你不着。”

“可是你们——哼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总对

我有挺大意见似的。”

有一条镶白珠子的红金鱼插嘴:

“哟，那怕什么！反正我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真的生物，我们压根儿就没生在这个世界上——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才算是实实在在活着的。那，别人有意见也好，没意见也好，管它呢!”

我发了一会傻。我敲敲自己的脑袋:

“哎呀我的妈呀!这是怎么回事? ……我得清醒清醒才好!”

可是鱼缸里的说话声音越来越清楚了——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我清醒了呢，还是反倒更迷糊了。

“唉，王葆可还是没想透,”那条黑金鱼摇头摆尾着，仿佛教训人似的。“他还怕同学们发觉他拿了这本玩意儿哩，——”

“我可没拿!”

“——他还这么嘀咕，那么嘀咕:他生怕同学们因为丢了书着急，他又生怕萧泯生真的去赔书，——净这么白操心!”

“什么白操心? ”

“是的，白操心,”黑金鱼慢吞吞地吐着字眼，好像一个外国人刚学讲中国话。“比如你做梦，梦见了这样那样，梦见谁谁谁——这全都不是真的，那你又何必为他们操心呢。你即使把你们班上的东西全部拿走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你根本不用去关心什么人，更不用怕得罪什么人——无论什

么人，反正都等于是你梦里面的角色。”

“哼，你倒说得好！要都是等于做梦的话，那不是我什么都可以干出来了？我对自己的什么行为也可以不负责任了？”

“可不？”黑金鱼吐了一个泡儿。“你要干什么都可以。比如说，你跟姚俊下着下着棋，忽然你发了火，跳起来把姚俊一把推倒，顺腿一脚把桌子踢翻，——那也不在乎，也不算是什么错误。一切事情都没有什么错不错的问题，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：你爱怎么闹就怎么闹，都没关系。”

我揉了揉眼睛，把脸凑过去仔细看看鱼缸：

“你究竟是说真话，还是说的反话？”

黑金鱼好像害怕我似的，一扭身就游了开去。我眼睛老跟着它转动，想再等它开口。可是它竟像一条真的金鱼那么游着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异状。

我小声儿问：

“喂，刚才不是你跟我说话来么？”

仍旧没等着回答。倒显得好像是我这个人不懂事似的——竟去向一条鱼儿发问！

“别胡想了吧！”我抬起脖子来抖动了两下，提提精神。“得赶快把正经事办好。”

我重新写着地址。不时地竖起耳朵来听听四面八方，生怕爸爸或是奶奶闯进来。趁空儿还瞟一瞟鱼缸，看缸里是不是有谁在那里注意我。

“王葆！”——什么地方一声尖叫，一听就知道是小珍儿

他们。

我赶紧把手里的东西往怀里一抱，想要抢出门去躲开——可是孩子们已经进了院子，我跑不掉了。于是我往床底下一爬，钻进去趴在一口箱子后面。

“王葆!”他们一窝蜂拥进了门来。“咦，人呢？”

“哟，花名牌儿！……还没插上哩。”

瞧这些孩子！他们明明知道主人不在家，可还是不走。他们一会儿谈论那个陶瓷娃娃，一会儿又逗金鱼玩。不知道谁忽然发现地下有一个飞机模型，就拿来试验开了。

“糟糕!”我心里直着急。

孩子们可咭咭刮刮刮的，都异口同声地赞美起这一具弹射式小飞机来。还有人表示惊异，为什么一个人真能够制造出这么好的好东西。

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心里痒痒的。我真恨不得一骨碌就钻出来……那他们准得大吃一惊，接着就得又是笑，又是嚷，说王葆可真是个飞机制造家。于是我就可以很谦虚地——我这个人总是挺谦虚的——说：

“这不算什么。……”

我趴在床下箱子后面这么想着。同时觉得耳朵边嘤嘤嘤地叫，不知道这是蚊子呢还是什么。脖子上也有点儿发痒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爬。

可是……忽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：

“我需要这么躲着么？我需要这么受罪么？也许我是做梦呢？”

那就好了，那我就根本用不着在这么个地位上采取这么个姿势了，可以自由自在的了。

“可是我这个梦究竟是打哪会做起的？”我又问自己。“我所得到的宝葫芦呢，是不是也……”

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，我的宝葫芦还在桌上待着哩。我正着急，就听到我兜儿里有轻微的响声：

“格咕噜。”

喜得我心里直念叨：

“宝葫芦你真不错，真机灵。……可这是不是做梦？”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，”它声音虽然小，可说得很清楚。“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”

“对，这才合理。”

二十五

我一直这么趴在床底下，好容易等小珍儿他们走了，我才爬出来。我来不及掸掉身上的尘土，就去把那个重要的邮件包裹好，写上地名，跑出去悄悄地寄掉。

我这就一面吹着哨——我想吹一支歌，可总吹不成调，就拼命练习着——一面大踏步走，转一个弯……

“慢着！”我突然站住了。“这会儿就回家么？——家里可有用不了的时间等着你，叫你简直没法儿对付，那有什么意思？”

于是我只好改变路线，放慢步子，在街上蹓跶起来。

就这么着，我甩着两个膀子，这儿看看，那儿看看。我不知道我逛荡了有多大工夫——总而言之，我已经有点儿逛腻了，时候可还是早得很，好像世界上的钟全都停了摆似的。

街上可挺热闹。人多极了：都是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的。

“他们都上哪儿去呀，这会儿？”我瞧见他们嘻嘻哈哈地走过，心里就这么想。“是上哪个同学家去吧，他们这一伙？再不然就是去访问友谊班上的大同学。谁知道呢，反正他们总有地方可以去就是。”

我不知是累了还是怎么着，忍不住叹一口气。我平日总爱和同学们和好朋友们一块儿玩，连上街买东西都得邀一个伴儿。我现在真也想去找我的同学们……

心里刚这么一动，就瞧见郑小登远远的打对面走过来了——跟他一块儿走的似乎还有几个人，好像老大姐也在那里面，我真想飞奔上去，喊他们，拉住他们的手。可是忽然有个影子似的东西在我脑子里一闪：

“他们上谁家去？是不是找我？”

哼，十有八九！

准是这么回事，我料得到，郑小登和姚俊准是向大伙儿广播过了，说王葆一方面栽培了好些名贵的花草，一方面又制造了一具道地的电磁起重机，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个出色的少年胸像，一方面又——总括一句吧，又还做出了许许多

多令人惊异的成绩。大伙儿一听，当然得嚷起来：

“真的！敢情他退出了科学小组，一个人去悄悄儿制造了一个！”

（“真的，真的，”我心里回答。“你们可以来参观参观，欢迎得很，欢迎得很。”）

“那，咱们找他谈谈去，好不好？问问他花儿怎么栽的，那些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。”

（“呃，甭，甭，”我心里回答。“我可不在家。我有事得出去。回见，回见！”）

我一转身就钻进了一条胡同。很快地又往北拐了一个弯。我边走边四面看看，生怕又遇见什么同学，比如说姚俊……

刚这么一想，我就不得不赶紧停住了步子：因为我猛然发现前面有三个人，一瞧背影就知道——可不，恰恰就是姚俊！还有一个是萧泯生。还有一位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。……

于是我连忙向后转。

同志们！我跟你们老实说了吧，这想什么就有什么——当然是我这号特殊人才会有的特殊幸福——有时候可也闹得人实在不方便。例如现在，我就得随时警惕着，无论走在路上，无论跑进什么店里，我总得小心地四面瞧瞧，一面还得努力约束我自己：

“可千万别去想你的好朋友了。”

我就这么逛了很久，走了很多路。好在我不怕肚子饿，

我手上反正随时可以有我想要吃的东西。我还可以随便到什么吃食店里去吃东西，自然而然有钱让我付账。倒实在挺方便。

可是我吃着吃着，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老问题：

“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这碗馄饨也许就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馄饨，只不过是……

我打了个寒噤。想起来真有点儿可怕：这吃了也等于不吃，吃不吃都一个样了。

那怎么行！

“我偏要吃，偏要吃！”我大声说，好像对谁提抗议似的。“我还得吃苹果哩，噢！待会儿我还喝杏仁茶去。”

我拿起一只苹果来咬下了一大口，用心用意的嚼着——嗯，又甜，又香，又脆得嘎迸嘎迸的。这难道是个假苹果？……去你的吧！

“真是！再别想这个问题了吧。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是不是幻变出来的呀，是不是假的呀——老这么考虑，老这么研究，可就会消化不良了。这一门学问才倒胃口哩。”

我一口气啃完了两只，站住一会儿，把刚才吃东西的真实性好好儿体会了一下，心里可就完全踏实了。我打了一个嗝儿，懒洋洋地又踱起来。

“可是几点钟了，现在？”我自问自。

忽然我听见我后面有哈哈的笑声。我回头一瞧，就瞧

见两个孩子手挽手地走着，大概是讲故事讲到有趣的地方了。我也不知不觉跟着笑了一笑。可是他们没注意我，只顾边说边往前走了。我只有我的影子还跟着我。

“唉，我真想有个伴儿，真想有个伴儿，”我嘘了两口气。“可是找谁呢？”

我耷拉着脑袋想着，可就猛不防和一个人撞了一下，把我手里的一包核桃糖洒落了一地，还有一袋花红也掉得七零八落。

“噢哟，是王葆！……对不起！”

“是谁？”我气忿忿地一抬头，不觉叫了起来：“呵，杨拴儿！”

二十六

不错，就是那个杨拴儿——你们还记得么：就是杨叔叔的侄儿，奶奶说过他手脚不干净的，不过后来肯好好学习了，改好了。

我可真想不到我现在撞见的会是他。可见我也有几分高兴。这总比没伴儿好。并且这个伴儿对我还没有什么妨碍。

杨拴儿对我很有礼貌：一面帮着我捡起掉下的东西，一面连声道着歉。倒弄得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了。他把该包好的东西给我包好，把该装进纸袋的给装进纸袋，然后

问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我说我不上哪儿去。他很高兴：

“那正好。我跟你蹓蹓。你这会儿没什么事吧？”

我当然也愿意。我们俩这就一块儿走着。他比我高着一个脑袋，和我说话的时候他就老是弯着脖子凑近我，仿佛挺恭敬似的。他问候我奶奶，还说我奶奶真是一个好人。他认为我家里的人都不坏。他觉得我们班上的人也都是些好角色，尤其是我。

“嗯！”我不相信。

“真的，我可不是瞎奉承……”

“你吃花红不吃？”

就这么着，我们开始友好起来了。他一面吃着糖果，一面净说我这个人不错。

我问：

“那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！”他瞧了瞧我。“你什么都挺好的。你还有挺好的本领，我知道。”

“挺好的本领？”我奇怪起来。“什么本领？”

“反正我明白。”

这么说着，我们俩就不知不觉走进了百货大楼。我又说：

“你什么也不明白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倒说说。”

“别，别，”他对我使了一个眼色。

我们在人堆里穿着，逛了好一阵才出来。

你们当然想像得到：那里面不单是有杨拴儿感兴趣的东西，而且也免不了有王葆感兴趣的东西——例如那一副望远镜……

望远镜！——我手里可不就冒出了那么一副！

我赶紧把它往兜儿里塞，急切里简直塞它不进。我偷偷地瞧一眼杨拴儿。杨拴儿冲着我微笑了一下，——这微笑里带着几分羡慕，又带着几分敬意。

“行！”他悄悄地对我翘翘大拇指。“真行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别瞒我了，”他在我耳朵边捣鬼。“我早就看出你有这行本领来了，只是我可还没想到你的手段有这么高。……”

我满脸发烫：

“什么！胡说八道的！”

我想立刻走开。可是杨拴儿拽住了我：

“别害怕，王葆。别害怕。我的确是真心诚意……”

“什么真心诚意！”

“呃，王葆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”杨拴儿真的很着急。“王葆，我得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。……咱们往那边走吧。我得好好儿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就在这儿说吧，”我站住了。“什么事？”

杨拴儿四面瞧了瞧，才小声儿问：

“你知道我干么要跑出来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杨拴儿就告诉我，他是从他现在的学校里溜出来的——谁也没发现，他家里也不知道。他并且还说：

“我溜出来是为了要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！”我打了个寒噤。“什么意思，这是？”

于是他老老实实把他的情况讲给我听。他说，他本来在那里学习得好好儿的，可是后来——就是这两天的事——他非常羡慕我目前的这种生活，他可就再也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，他觉着那里怪没意思的了。他讲到这里就兴奋起来，声音也提高了些：

“我干么要那么傻！我以前不过是稍微干了那么一两回，别人可就嚷开了，说杨拴儿手脚不干净。我爸爸要把我撵出去。我叔叔也骂我。大伙儿还得让我改过，让我规规矩矩从头学习去。可是你呢？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哼，你呢，你如今得了那么多玩意儿，可一点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街坊还都说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奶奶还净夸你，说你是个好学生。其实你——嗯，比我不知厉害到哪去了：你干的净是些大买卖，比我大得多……”

我可实在忍不住了，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什么话呀，你说的！什么买卖不买卖！”

我掉脸就走。

“哎，怎么了！”杨拴儿追了上来，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肘。“别装蒜了吧，王葆。你当我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儿呀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打从星期日那天晚上起——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你，我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看出了什么？”我吓了一大跳，右手不由得暗暗地去按住了兜儿。

杨拴儿瞧着我笑了一下：

“王葆，你别把别人都当做傻瓜。我杨拴儿虽说没有你那么好的本领，我可也到底干过那一手来的。你那桶里的金鱼是哪儿来的，你蒙得住你同学，可逃不了我的眼睛。我打那会儿起，就拚命打听你的事。”
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杨拴儿一直在那里注意着我的成就。他知道我屋子里老是不断地有新东西添出来——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有些什么了，现在他可一件一件的都数得清清楚楚，好像是我的保管员似的。他一方面非常眼馋，一方面又非常佩服我。这么着，他就打定主意要跟我交朋友，要跟我合伙。

“只要你不嫌弃，那咱们俩——”他拿手指头点点我的胸脯，又点点他自己的胸脯，“咱们俩结个金兰之交：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

我一时没听懂他的话，正在发愣，杨拴儿又说：

“我是有心要拜你为兄——论年纪我虽说痴长几岁，论手段你可该做大哥。你是龙头：你叫小弟干啥就干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……”

“什么呀？”我简直没法儿领会他的意思，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二十七

杨拴儿又和我谈了老半天，我这才摸清了他的意思。

原来这只是一个误会。他以为我得到的那些个东西，都是来路不正当的。那也难怪。他当然不明白我现在的情况。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殊幸福的人了，能够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都可以给变出来。我完全有权利享有这些东西，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当。

他虽然那么误解了我，可是他倒的确是打心底里佩服我的。你瞧，他专心诚意要跟我交朋友，就宁愿从他学校里溜出来找我，这一片好意难道不令人感动么？——只是他认错了人。

可是，这一切怎么能告诉他呢？我怎么跟他解释呢？

所以我只是劝他回他学校里去，别三心二意的。我还对他讲了一些大道理，因为我没有别的什么话可以说。我说明一个青年必须学习，因为学习对于一个青年有无比的重要性。他杨拴儿既然是一个青年，那么就应当回去学习，而不应当溜出来不学习。最后，我希望他能把我的意见好好想一下，说不定可以在思想上提高一步。

可是他有他的见解。他说：

“我要是没有别的门路，那我当然——噢，没的说，只好乖乖儿的去学好，去读书，可是一有了别的门路——比如说，能跟上你这么一位角色，咱们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好日子，那我——你想想，那我又何苦再圈在学校里傻学习呢！我如今特为来找你，我豁出去了……”

“呃呃！”我不让杨拴儿再往下说。“你别把我误会了，我可不是……”

“你是真人不露相，我知道，”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。“可是咱们哥儿俩——这，这！”他怪里怪气地翘翘下巴，还扬了一下眉毛。“你刚才小小儿露了那么一手——可真，呵！神不知鬼不觉，连我也没看出你在哪儿做了手脚。我对你只有四个字：五，体，投，地。这是真话。”

接着杨拴儿还赞不绝口，认为我的本领简直赛得上什么“草上飞”，他还说，我这号人物儿该有个名副其实的称号，可以叫做“如意手”，再不然就叫“通天臂”。

你瞧！就这么着，跟他实在说不到一块儿。他说的那一套又还有些我听不大懂的。我急了，再三劝他别跟我，跟了我没好处。他也急了，红着脸直赌咒，说他并不是闹着玩儿的：

“我要有半句戏言，立刻就五雷轰顶！”

我们站着谈一阵儿，又走一段儿（怕路上的人注意我们）。然后又站着谈一会儿。

时候可已经不早了，我就说：

“咱们以后再讨论，行不行？我劝你还是先回你学校里

去……”

“不行了，”杨拴儿忽然垂头丧气的，“学校我可回不去了。我也回不了家。我没路可走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我也觉得十分为难，不知道要怎么往下说。

“住的地方倒还好办，什么角落儿里都成。可是没得吃的。我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有。”

“啧，你瞧你！”我忍不住要怪他。“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可怎么办呢？”

停了一会，他才又告诉我：

“我连晚饭都还没着落呢。”

怎么，原来他还是饿着肚子找我来的！——

“嗨，你不早说！”

于是我拉着他上了夜宵店，让他吃了一个饱（反正我兜儿里随时可以变出钱来）。他可高兴了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谈着，还喝了两杯白酒。我们走出店门以后，他就问：

“王葆你会抽烟不会？”

“谁会那个！”

“我教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谁学那个！”

“可我真想抽两口儿，怎么办呢？请请我吧。”

我不同意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我可真摸你不透。你一会儿那么大方，一会儿又那么

小器。”

“嗯，我小器呀？我只是……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！”他两手在肚子上一拍。“敢情你是要让我自己来想办法。你想要试试我的手段，看我够不够得上做你的小兄弟，是不是？”

“什么……？”我还没听明白他的话，从他的举动里可看出他的意思来了：他想要去偷！

我使劲拉住他的膀子：

“那可不行！你还是学生呢。我可不许你……”

“呃呃呃，”他悄悄地挣扎着，“瞧我的，瞧我的。”

“不害羞么，你，”我几乎拽他不住。“我嚷了，噢！”

我真是有点儿着急。心想，这么着倒还不如给他买一包了。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制止他那种不正当的行为。……

我刚这么一转念，手上就突然出现了一盒双喜牌的纸烟，要藏都来不及藏。

杨拴儿可鼓起了一双眼睛把我傻盯着，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。

“真可恶！”我暗暗地骂着宝葫芦，恨不得有个地缝好钻进去。

忽然我觉着我的手给人抓住了，——那是杨拴儿，他亲亲热热地捧着我的手，压着嗓子叫：

“真是真是！……啧，如意手！我这才知道，是你自个儿要露一露……”

“别瞎闹！”

他脚一跺：

“孙子跟你瞎闹！我知道我刚才错了：我太不自量了。我只是要尊你为兄，其实我还不配。我得——我得——要是你不嫌弃，我得拜你为师。”

他还赌咒说，他从来没见过一位像我这么高的本领的，只不过在剑侠小说或是侦探小说里读到过一些。这回——

“这回可给我访着了！”

我哀求他别往下说。他可越说越来劲。

我要走开。他可老是跟着我。

同志们！假如你们做了我，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个感觉。当时我只是觉着热得难受，脊背上还好像有什么虫子在那里爬似的。

其实我这个人并不难说话：谁要是说我本领好，说我有成绩，我倒没有意见。我也并不太讨厌人家赞扬我。可是现在——瞧瞧我！——一身的白毛汗！

我这才知道，受人赞扬也不一定就很舒服：这得看看赞扬你的是哪一号人，所赞扬的是哪一号事儿。

我还是得想个法子脱身：

“对不起，咱们可不能多谈了。我还有点儿事。”

杨拴儿挺热心地问：

“什么事？要不要我帮忙？”

“我是——我是——我得去看电影，”我想出了这么个理由。“我跟郑小登约好了的。票都早买了。”

这总不能再跟着我了吧。

他问明是什么电影院，哪一场（我胡诌了一套），他就拉着我的手：

“走，我送你到门口。”

接着他叹了一口气，又说：

“我知道你瞧我不起，我知道。”

我没言语。

二十八

我们走着走着——这可好了，我可以和他分手了，杨拴儿还想要约日子和我见面。

“明儿我来找你？”

“不行，明儿我们恐怕得考数学了。”

“呵，考数学！，考好了又怎么样？要是我做了你……”

“呃，瞧瞧这个！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向路边一个“无人管理售书处”的柜子走去。他只好住了嘴，跟着我走。

本来我只不过是为了打打岔的。可是一走到书柜跟前，我就不由得也注意起那些陈列品来了。顶吸引我的是一本《地窖人影》——封面是黑咕隆咚的一片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黑影子，而角落里有一只亮堂堂的手，抓着一杆亮晶晶的手枪对着那中间。

还有一本可更有吸引力，叫做《暗号000，000！》画着一个又丑又凶的人和一个又凶又丑的人在街上走着，互相做

着鬼脸——一瞧就可以断定那是两个坏蛋。我想：

“要是给我遇见了，我准也能破获这些个暗藏的匪徒。这么着，公安工作可就省事多了。”

我忍不住要瞧一瞧杨拴儿的脸——想要看看这号人的脸是不是也有显著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好让大伙儿一看就能毫无错误地断定他……

我正想着，忽然—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的——打我身后钻出了一个小男孩儿，巴在书柜上一瞧，就叫起来：

“哟，没了！”

“啊？”——在我后面忽然也发出了一声叫，就又钻出一个小姑娘来，顶多不过像小珍儿那么大。“我瞧瞧，我瞧瞧——嗯！这不是？”

于是他俩欢天喜地地打柜里拿出一本连环画来。小男孩儿把钱数好，要投到收款箱里去，女孩儿可拦住了他：

“数对了没有？”

“没错，你瞧，没错。还多给了两分哩。妈妈说，没零钱了，就多给两分吧，妈妈说。”

小姑娘把钱接过来数了一遍，才投到了钱箱里。他俩又仔细瞧了瞧口子，看见的确是全数给装了进去了，这就连蹦带跳地跑开了。

我们也就转身走开。我一面眼送着那跑着的俩孩子，一面慢慢走着。才走不了几步，我手上就一下子冒出了两本崭新的书——就是刚才顶吸引我的那两本。

我脸上又是一阵发烫，瞟了杨拴儿一眼。他恰恰正瞧着我，那眼神可有点儿古怪：好像是有点儿看我不起，又好像有点儿可怜我似的。

“王葆，这可不光彩。”

我简直傻了。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咱们快走吧，”杨拴儿悄悄碰我胳膊一下。“别站在这儿丢人！”

“这书——这不是那里面的，是我自己……”

他不理我的话，只是把嘴角那么咧着点儿，像笑又不像笑。过了会儿他才开口：

“你一直瞧我不起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就算再怎么下流，就算本领再怎么不行，我可也不干这个。它这是‘无人管理’，就是信得过你，你怎么能在这儿使这个手段？这算是什么人品？咱们这一行也有咱们这一行的人品。你就是发个狠心把这儿的东西全都拿到了手，这又算什么好汉，我问你？”

我可真想要跳起来嚷起来，和他大吵一场。可是我没那么办。我想把这两本书扔掉，不过也没有扔。我只是加快了步子。三步两脚一赶，就到了目的地：过街就是我讲的那家电影院了。

杨拴儿可还拽住不让我走：

“还有一句话。……王葆，我算是知道你了，今儿个。”

他瞧瞧我。我瞧瞧他。他可又说了：

“唔，不错，你好，你有钱儿，你还有好名声——可是你得给我想想了吧。我可怎么办，你说？我明儿还得去找吃的喝的哩。”

这里他住了嘴，老盯着我。然后拿手背打打我的胸脯：

“怎么样，老兄？”

我倒退了一步。

“什么‘怎么样’？你要干么？”

“你不懂？”他摊开了一个手掌。“帮帮忙，请你。”

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不要什么，只要俩钱儿。”

我心里可实在生气：

“什么‘俩钱儿’！这是什么态度！”

可是你又不能不管他：他要是真挨了饿可怎么办？我这就在兜儿掏摸着，一面暗暗吩咐了宝葫芦一句，就掏出了一张人民币。

“五元？”他接到手里一瞧。“别是闹错了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谢谢。你这个人倒还够朋友，”他拍拍我的胳膊，“回见。”

我正要过街去，杨拴儿忽然又打了回头：

“你生我的气了吧，刚才？我的确太说重了点儿，请你别见怪。我可是还得劝你：往后别再在无人管理处露这一手儿了。”

你们听听！他倒仿佛挺正派似的！可是我并没有答辩。他又说了些什么——左右不过是那么些个话——这才抬了抬手，“回见。”

我于是松了一口气，刚要跑——杨拴儿又回来了。

“王葆，还有一句话。”

他拉着我的手陪我过街去，一面小声儿告诉我说，我要是有了什么事，尽管找他就是：他准给我帮忙。

我知道这是他又跟我友好起来了。他一直把我送到电影院的进场口。我得感谢他的这片好意。可是我本来并没打算真的跑去看电影，我也没有票。现在——嗯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。

“也好，”我心说，“反正这会儿回不了家：小珍儿他们准等着我哩。宝葫芦！给我一张票！”

二十九

我进了场子。我耳朵里好像一直还响着杨拴儿的话声。我使劲晃了晃脑袋，让自己清醒一下，才听出是场子里有人嗡嗡嗡地说话。

我找到了我的座号之后，这才想起：

“放的是什么片子，这一场？”

后面一排有几个人在那里议论着一个什么故事，讲得津津有味，——可不知道是不是这部片子的故事。我回过

头去瞧瞧，无意中瞥见场子门口走进了好些个人，中间有一位很像是老大姐。

“难道就这么巧？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有点儿发慌。我赶快转过脸来，低着脑袋翻我手里的书，好像要准备考试似的。

“咦，王葆！”——忽然有人喊我，仿佛就在我耳朵边。

我侧过脸去一瞧，可就—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吃惊呢，还是由于礼貌的缘故——我猛地站了起来：

“老大姐！”

这就是说，她已经发现了我，和我面对面招呼起来了。

并且她的座位——不前不后刚好正在我的旁边！我瞧着她，十分纳闷。她也瞧着我，十分纳闷。

“你的座位也在这儿？”她倒问起我来了。“你的是几号？”

“没错。你瞧，”我看看手上的副票，又看看椅背上的号码。

“怎么，你的也是十二排八号？那可重复了！”

“什么重复？”

“郑小登的票子也是这个座号。”

“怎么！郑小登……”我急忙四面瞧着找着。

“小登买东西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票在他身上。可怎么……”

我把手一拍：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！”

“明白了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——我掉脸就往外跑，头也不回。我逆着那些走进场的人们，连钻带拱地往门口挤。哪怕有人很不满意我，“瞧这孩子！”我也不管。别人回过脸来瞧我，我可不瞧他。

我从门口验票员手里拿到了一张票根，就连忙一拱腰，对准一个迎面来的大个儿肋窝下一钻，来到了场子外面。

“郑小登！”

郑小登正在那里满身的掏口袋哩。

“哈，王葆！你也来了？”

“哪，这儿。你的票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你……”

“快进去，别罗嗦！要开映了！”

我把郑小登往门里一推——他拉我的手都没拉住。

我走了出来。掏出手绢来擦了擦脸上的汗。这时候我才有工夫弄明白今天开映的是什么片子。原来叫做《花果山》。

可惜已经“本场客满”了。

“这准是一部好电影，挺有趣的。”我估计着。

“可是注意，我可并没说我想要去看！”我赶紧对自己声明。“我才不想看呢。我想散步，噢。我慢慢儿走回家去。”

街上还是很热闹，那些店铺都还不打算休息，还把许多许多诱人的东西排列在通明透亮的柜台里，引得人们不断地出出进进。

可是我瞧也不敢瞧它一眼，免得添麻烦——让我手里又堆满什么盒儿呀包儿的。

“唉，我真不自由！”

宝葫芦在我兜儿里说：

“怕什么！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兜不走的我给搬家去。”

话是不错。可是我要那么多玩意儿干么呢？

当然，有些个东西我瞧着也还喜欢。可是我一喜欢，立刻就照样有这么一件东西来到了我手上或是放到了我屋里——来得那么容易，那么多，让我吃不了，用不完，玩不尽，那反倒没有什么意思了。

我自问自：

“那么我到底还该要些什么，这辈子？”

答不上。

如今说也奇怪；我的东西都也像我的时间一样：不需要。这已经多得叫我没法儿处理了。我好像一个吃撑了的人似的，一瞧见什么吃的就腻味。

因此我就昂着脑袋，直着脖子，目不斜视地走着。虽然有时候总不免要惦记到那些铺面，脑子里不免要浮起一些东西来，可是我自己相信：

“我基本上做到了……”

“格咕噜！”

我不理会，仍旧一声不吭地走着。我不打算跟宝葫芦讲什么，反正讲也白讲。我只是心里说要防着它点儿。

“干么要防着我？”宝葫芦忽然发问。

“不跟你谈。”

“干么不跟我谈？”

“唵，就是不跟你谈，”我说。“反正，你挺什么的：你思想不对头。”

“怎么不对头？”它又问。等了会儿，见我不开口，它就自己回答：“没一处不对头。”

它的意思总还是那句老话：它是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，可是我老不肯承认这一点。因此它十分痛心，它说：

“其实呢，当时你心里的确是那么转念头来的——你自己也许还不很了然，我倒是明白你的心眼儿。我还知道，你照那么想下去，想下去，就会要怎么样，什么样的秧儿长成什么样的树。”

“哈，不错！所以你就净把大树给搬来了？”

“对，我让你直接达到那个最后的目的——大树。”

不对，我说。究竟秧儿是秧儿，树是树，可不是一个东西。干么净把那些个大树栽到我头上？有时候有些个玩意儿——

“不错，我瞧着好，喜欢。可并不一定就要归我——我可没有那么个目的。”

这个宝贝可只说它的宝贝道理：

“你既然喜欢它，就得让它归你。就该是这么个目的——不然你干么要白喜欢它一场？”

停了会儿它又说：

“这全是为你打算。”

你瞧，说来说去可又绕到了这句老话！

不谈了！我也不跟它提意见。你们知道，它虽然有些行为不大正派，它那个主观意图可总是好的。难道我还忍心责备它么？并且——

“我就是把它批评一顿，它可也改不了。它要是改得了——嗯，它一改，可就不成个宝葫芦了。”

可是现在我又忍不住要想到这几天所发生的麻烦，真是！我得把这两天的经验教训好好儿想它一想哩。

“这宝葫芦——可别老把它这么装在我兜儿里带着走了，”我得出了这么个结论。“有时我得把它搁在家里不带出来，就不碍事了。比如说明儿个……”

明儿个？——明儿个兴许真的要考数学哩。

“那么后儿个？”我跟自己讨论着。“可是地理呢？后儿个会不会考？”

别忙吧，还是。过了这几天再说吧。

好在问题是已经解决了，有了办法了，于是我就甩着膀子，踏着大步，兴冲冲地回了家。

同志们！我现在可以公开宣布：从此以后，我这种特殊幸福的生活就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。往后——哪，我一想要什么了，我就带着宝葫芦。我不想要什么了，就请它待在家里休息休息，省省力气。这么着，我在学校里就照旧可以和同学们下棋，照旧也可以打百分儿。什么活动也没有问题，我都能参加，都能正常进行。

我还想：

“要是我不带着它，我就还能自己来做点什么玩意儿。做粘土工也行，做木工也行。还有滑翔机——嗯，我要是不回科学小组，我就参加飞机模型小组的活动去……”

我一面这么高高兴兴地计划着，一面走进我的房间——刚一迈进门，还没来得及开灯哩，脚底下就绊着个什么玩意儿，叭的摔了一胶。同时还有一件什么大东西倒下了地，“哐啷！”的一声。我的四肢也就仿佛给什么嵌住钳住了似的，一下子抽不动。

“又碰见什么了，这是？”

我好容易才把我的胳膊清理出来。其次再清理我的腿子。我这才能够欠起身子——开了灯。我失声叫了起来：

“呵呀可了不得！”

三十

现在我才明白，地下躺着的原来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——天津的出品，刚才把我给绊倒的就是它。我站起来要迈步，前面可又有个大东西挡住去路：这是个大匣儿，足足有凳子那么高，上面写着“五灯交流收音播唱片两用机”，是上海制造的。

其实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。打从我得了宝葫芦，就时时刻刻会有一些个新添置——不是给放在我手上，就是给安

顿在家里。我必须瞧见了这些东西之后，才明白我自己当时想的是些什么。可是从来还没有这么挺老重挺老大的玩意儿出现过哩。

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由于宝葫芦的魔力越练越强了呢，还是由于我自己——是不是我的这号欲望越满足就越涨高了，就专爱在这些大家伙身上转念头了？或者是，这两个原由都有那么点儿吧。

我发了愣。起先是吃惊。接着是高兴。后来就觉得有一点儿问题。

“东西可真是好东西，”我不能不承认。“可是我拿它怎么办呢，在这屋里？要是给奶奶瞧见……”

我正在这里搔头皮考虑，可不迟不早——奶奶就过来了。

“怎么了，小葆？摔了？”

“没什么没什么，你做你的事去吧。”

可是已经拦不住了。

“哟！哪来的自行车？”奶奶一到房门口就站住了。“还有什么，那个？那是——唔，这些都哪来的，小葆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是谁的？是你哪个同学买的吧？”

“可不是。”

“谁买的？怎么搁在你这儿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可巧正在这时候，爸爸也家来了。爸爸当然也免不了

吃一惊。可是一经奶奶说明——说是我同学买了搁在这儿的，爸爸就刨根究底地考起我来。这是谁的，那是谁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这样那样的。

同志们！这可叫我怎么办呢，你说？我只好把自行车算做是郑小登买的。收音机呢，就说是我们队部购置的东西。我一面这么回答爸爸的话，一面脸上发烧。嗓子也越来越发哑。我恨不得叫起来——

“爸爸，别问了，爸爸！你一问，我就只能和宝葫芦站在一边，倒把你当做了外人——我的爸爸呀！”

可是，我越是为难，越是结里结巴，爸爸就越是问得紧。

“他新买的车干么要放在这儿？”

“我——我——他让我学骑。”

“牌照还没领哩，就先让你学骑？他干么那么性急？”

“谁知道！他净这么着。”

“这架收音机呢？”

于是问题又是一大串。从收音机问到了那只花瓶，顺带还提到了那个陶瓷娃娃。然后又问起那架电磁起重机的来历。

爸爸听了我的回答之后，就说：

“哦？同学们都委托你给保管东西？你得给保管这么多？”

奶奶插嘴：

“别瞧他小，他同学可相信他哩。”

“可是他揽的事情也太多了，”爸爸瞧瞧这样，瞧瞧那样。“还有这十几盆花——赶明儿送回你学校里去吧，免得都给你糟蹋掉。”

“是，”我应着。

爸爸又四面看看——不知道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问题——似乎要说什么，可又没有开口。随后他转过脸来冲着我盯了好一会儿。

“小葆，”爸爸轻轻喊了一声，停了一会。“你没对我撒谎吧？”

“爸爸！……”我叫，可是说不下去了，我只是拚命咬住嘴唇，不让眼泪淌出来。

奶奶在旁边说了一句——

“小葆淘是淘气，可从来不撒谎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可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嗯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三十一

这天晚上我好久好久没睡着。

奶奶说的对，我从来不撒谎。可是现在——唉，奶奶你哪知道！——我跟爸爸也不能说真话了。现在，越是亲密的人，越是爱我的人，我就越是得提心吊胆地防着他。我也怕见我最想见的好朋友们和同学们。我还得躲开我最喜欢的

孩子们。

要是这一切——真像那条黑金鱼所说的那样，不过是一些幻影，等于一个梦……

“那你可就轻松了，葆儿，”——忽然金鱼缸里有谁答碴儿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我叫起来。“那么着，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，只有我这么一个人——嗯，孤零零的有什么意思！”

我爬起来坐着，披上了衣服。

对，这世界上该有爱我的人，该有和我要好的人。他们都得是实实在在的真人，并不是什么幻影。他们得真正和我生活在一块儿。……

“那更没意思，葆儿，”黑金鱼冲着我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么着，你就得一天到晚紧张着，生怕泄露你那个宝葫芦的秘密。那可不是更别扭？”

“胡说！”我嚷。“才不会哩！”

“是，无论谁，你都得提防着他。谁都成了你的对头。你这一边可只有你一个人……”

我赶快捂着耳朵：

“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不听你的！”

可是我心里其实也不能不承认，这爱管闲事的黑金鱼倒的确有一点儿说得对。正因为它有那么点儿说得对，所以我就有那么点儿受不了，不爱听。

“我看，最好是这么着，”有一条眼睛上挂着绣球的金鱼游到了黑金鱼旁边，发表起意见来。“把世界上的一切——人也好，物件也好，事情也好，都给分成两类。一类该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真有那么回事：比如说苹果吧，那就得是真的苹果，那吃起来才有个意思。还有一类呢，那可是惹你麻烦的东西，拿它不好办，那它就得是幻影，根本没那么回事。这两类东西一分清楚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黑金鱼偏着脑袋想了一想，问：

“那么，哪些个东西该放到第一类，哪些个东西该放到第二类呢？苹果当然不成问题……”

“还有奶油炸糕！”忽然那条满身镶珠子的金鱼也挤了进来。“那么又甜又香，一到嘴就化，——要不是实实在在的真炸糕才怪呢。还有冰糖葫芦……”

“别捣乱！”黑金鱼脑袋一晃。“人家谈正经话哩。例如吧，郑小登——呃，该把他归到哪一类呢？还有小珍儿他们呢，要怎么算才合适呢？”

你们听听！多讨厌！它们待在鱼缸里没事儿干，净拿我闲磕牙！我可理也不理，只装没听见。

那条黑金鱼又继续说：

“这会儿你固然觉着好朋友少不得，他们都得是实实在在的真有其人才好。待会儿你可又忽然生怕见他们的面，躲他们都躲不及，你就唯愿这是一个梦了。这么一来，就太不容易分类了。”

“那也有办法，”绣球眼睛又出了个主意。“这么着吧：

无论是一个什么东西，无论是一件什么事情——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归到这一类，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归到那一类：随你高兴。你高兴把它算做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你高兴把它算做幻影，它就是幻影。这不好么？”

“好是好，”我心里想，“不过——哼，世界上哪有那么方便的事，你说算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我自己这么一动脑筋，就来不及好好注意金鱼们的话了——不知道它们说到了哪里了。现在只听见镶珠子的金鱼在那里小声儿问：

“哎哎，这辆自行车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你说？它瞧着那么好，别只是一个幻影吧，啊？”

“那得问王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不得不开口了。“别问我。我也不知道。”

这时候我兜儿里可发出了声音来：

“王葆你真的不知道？你别听它们嚼舌根了吧！这辆自行车——你倒骑上去试试看，看它是不是一辆真车，还只是一个幻影？难道我会弄一些幻影来哄你么？——我宝葫芦难道就那么无聊了？”

它停了一停，又说：

“请你相信我吧：凡是我给你办来的这些个东西，可没有一件不是道道地地的真货色。只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到手得太容易了，你就觉得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照你的心意幻变出来的了。”

我听室葫芦这么一讲，脑子才清醒了一些。我想：好，

明天更得带着这个宝葫芦上学了。

三十二

第二天我照常上学校去。我还是得照常和同学们在一块儿，——这真叫我又高兴，又担心，我只是去得比平日稍为晚一点儿：一到就赶上上课，免得同学们缠着我问东问西。第一节课一下课，我赶紧就溜出了教室。

“王葆!”忽然郑小登把我喊住。“你昨天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简直不知道他说的什么。

“你可真粗心大意!”郑小登批评我。“你昨天买了些什么，你忘了么？后来在电影院……”

我这才猛地记起，我在电影院里落下了那副望远镜和两本新书——郑小登今天都给带来了（原来是老大姐捡起了让他带来的）。

“哪，这儿，”他掏着他的书包。“咦!”他越掏越着急，爽性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都给抖搂了出来。“怎么回事？没了!”

他开始满处找了起来，找得连我也心里直发毛：

“算了吧，算了吧!”

“那不行。”

他还让我帮他找哩。一方面他嚷了开来。……

可是正在这个时候——唉，真是叫做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——有几个同学在教室角落里闹嚷嚷地议论起什么来了。一打听，原来又是图书馆小组出了事。

据萧泯生告诉我，图书馆小组收到了一个邮件——就是那一册忽然不见了的《科学画报》合订本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哪儿捡了寄来的。

“你说奇怪吧？”

“什么！”我吃了一惊。“那个那个——唵，奇怪。”

“你说这是谁呢？”

“什么！”我又吃了一惊。“那个那个——唵，谁呢？”

“可是刚才——就是下课的那一会儿，一找，又不见了。你说……”

“怎么！……”我差点儿没跳了起来。

这时候大家都忙着找书，都嚷着“奇怪”“奇怪”。

好在不大一会儿，就又上课了。这一堂真的是考数学，我们料得对。这么着，刚才闹的问题就谁也不再放在心上，都专心地做答题去了。只有我还想着那些个不见了的东西——我知道，凡是出了怪事儿，总是和我的那个宝贝分不开的。

“真麻烦！它太什么了，太……”

我心里正要怪它太爱管闲事，可马上又忍住了没往下说——我一说，要是宝葫芦就真的不敢再管闲事了，那——

“那我还得考数学呢，”我心里赶紧说。“我现在正需要这几道题目的答题，听见了吧，我要答题。”

于是我盯着我面前的那张白纸。

渐渐的，纸面上现出一个青灰色的小点，慢慢儿在那里移动。我定睛一看，仍旧是一张白纸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眨眨眼睛。“干么还不来？它生我的气了么，这宝贝？”

现在教室里可静极了。听得见同学们的呼吸声，还有铅笔划在纸上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刘先生——我们的数学教师，又是我们的班主任——还是坐在那儿呢，还是踱到窗子跟前去了：我简直不敢抬起头来瞧一瞧。

“刘先生兴许正瞧着我哩，”我感觉到身上出了汗。我时不时地舔着铅笔头，在纸上虚划着。

这么着等了好久好久。什么也没等着。有一次，纸角上仿佛有了一个淡淡的什么字，我向那里一看，它可移到了纸外面去了：又是眼花，哼！

这可怎么办呢？

“是不是因为——是不是它忽然那个起来了，它忽然不灵了？”

我一想到这个，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。我这就屏住了气，全神贯注地等它回答。

可是我只听见我自己的心别别地跳。我就想……

嗯，我可不能想了。我得拿脑筋来亲自对付这几道题目了。

“第一道……”我开始认真看起来。

同志们！要不要让我把题目给你们抄下来？抄下来大

伙儿研究研究，就等于上了一堂数学课，那才起教育作用哩。是不是?

同志们！依我说呀，要是一个故事里面真能把数学难题都给解答了出来，还把这门那门功课上的种种问题，工作方法上的种种问题，也都给解决好，那够多好哇！那，咱们只要听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就什么都学到了，再也用不着进学校了。……

怎么，你们不同意? ——也对，赶咱们自习的时候再研究。现在讲故事归讲故事。

且再说我这回考数学的情形。

这的确有一点儿糟心。一个有宝葫芦的人居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，那我可没有意想到。老实说吧，我对数学这门功课本来就有意见，噢。它从来不肯让人爽爽快快解决问题，老是那么别别扭扭的。可巧这几天我偏偏又没准备好——这不怪我：这几天我一直忙着，哪来的工夫!

今天可忽然一下子——嗯，要让我自己来思索这号答案了!

“宝葫芦哇，宝葫芦哇!”我心里叫着。“唉!”

这时候忽然听见窸窸窣窣一阵纸响，有谁从座位上离开了——去交了卷。接着又有几个。

“三个了，”我数着。“哼，又是一个!”

我正在这里着急，正有点儿感到失望，可突然觉着我眼面前的世界变了样子。我眼面前的那张白纸——本来显得又白，又大，又空空洞洞的，现在一下子可满是一些铅笔

字——写上了这几道题的答案。

“哈！”我又吃惊，又高兴，真恨不得跳起来。

原来我那宝葫芦并没有失效！仍然有魔力，仍然可以给我办事！这——呵！还有什么说的！

我赶紧写上名字，去交了卷。

三十三

我刚去交卷的时候，我们教室里就出了一件奇事：苏鸣凤（他坐在我前面一个位子）的试卷已经答好了，可是忽然一下子不见了。

谁都觉着古怪。

可可儿的在这个时候，刘先生偶然一下子瞥见了我刚才交去的试卷。他吃了一惊。说也奇怪，我卷子上写的一点也不像是我的字，倒很像是苏鸣凤的字。刘先生再仔细看看——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仔细，一眼就可以辨别出来。

同志们！你们没瞧见过苏鸣凤的字吧？嗨，苏鸣凤这个人真是！——真猜不透他那笔字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，那么怪头怪脑！你乍一看，还当这尽是些反面字呢，可实在是正面。哪，都这样：一个个字净爱把上身斜冲着西北方（按照地图的方向），而把脚跟拐到东南方去。真是成问题！

当时我要是稍为检查一下，我就决不肯把这份卷子交

上去了。可是我恰巧没工夫注意到这一点。

“这就是你的卷子么？”刘先生问我。“怎么不像你的字？”

我怎么回答呢，同志们？所以我没吭声。

刘先生叫苏鸣凤把他的答题再在一张纸上写一两行，又叫我——

“王葆，你也写一行给我看看。”

刘先生不过是想要对对我们俩的笔迹，我知道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实际上又是考我的数学！我可又得照着题目来思索，把铅笔头舔了又舔。

“你刚才怎么做的，你全都忘了么？”刘先生在我耳朵边轻轻地问。

我简直吓一大跳。原来刘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瞧着我写哩。

“行了，”刘先生跟苏鸣凤说，因为苏鸣凤已经写下了两行了。

这时候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交了卷。他们虽然已经走出了教室，可都不去玩他们的，倒爱五个一堆七个一群地嘀咕着，往窗子里面望着。

我自己知道——

“今儿的事可糟了，可糟了！唉，糟糕透了！”

果然。

大伙儿都议论纷纷，说是王葆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——竟把别人的卷子拿去交了，当做他自己的成绩。最

不可解的是，王葆究竟怎么能拿走？难道苏鸣凤睡着了么，当时？

“我的确不知道，”苏鸣凤说。“我刚写好，刚要写上名字，可忽然……”

“这可真古怪！问问王葆！”

（什么？问我？那我可怎么知道！）

“还有一点也想不通：王葆怎么那么大胆又那么傻，拿了别人的卷子冒充是自己的？难道谁还看不出来么？”

“王葆当时是怎么个想法？”

（什么？我当时怎么个想法？那我可怎么知道！）

连刘先生也闹不明白。他只是找到我：

“王葆，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。”

“刘先生！”我叫。“我——我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，王葆？”

“这——这——我不会，刘先生。这件事太古怪了，我……”

“的确很古怪。所以更希望你能跟我说明一下。”

“可是现在不行。我有点儿头晕……”

“那么什么时候比较合适？下午？怎么样？”

刘先生就老是这么钉着我。好，下午就下午吧。

可是一下了课，同学们就一窝蜂拥到了我跟前，七嘴八舌地问我是怎么回事。

郑小登两只手抱住我的肩膀。

“你干么不说话？”

我整理着书包里的东西，不言声。我知道他们都瞧着我，我脑袋抬也不抬。

“王葆，王葆，”姚俊摇摇我，“怎么的了，你？啊？”

我一扭身就挣开了他的手：

“别！”

我这个动作的确未免太猛烈了点儿，害得书包里都有东西抖落了出来——“叭！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下。

“哟呵，《科学画报》在你这儿！”萧泯生大叫了起来。“我说哩！怎么不见了！”

同时可又嘎哒一声，有个什么白东西落到了椅子上。

“望远镜！”有人嚷。

郑小登这才恍然大悟：

“噢，是你自己拿回去了？你干么不告诉我一声儿？”

那些掉下的东西我可瞧也不瞧，也不去捡。我只把书包理了又理，把脑门子上的汗擦了又擦。后来才想起这该使手绢儿——我一掏，就有一张纸连带跳出了兜儿：这是五元的票子。

“咦，这哪来的？”连我自己也诧异了一下。“噢，昨晚给杨拴儿的那一张，准是。”

同学们还是拥在我跟前。

“王葆，我们希望能把这个问题闹个明白。”

“王葆，难道说你……”

我一抽身就走。

“王葆！王葆！”同学们在后面叫。

我可头也不回。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就跑了起来。

三十四

我乱跑一阵，为的要躲开这些同学和好朋友。

“可是待会儿怎么办？还回不回教室去了？”我一想到这个，心里就发怵。

别说回教室，就是在教室外面，我也没有地方好待了。我无论走过哪幢屋子门口，可总有人在那里冲着我望着，还指手划脚的，好像是说：

“瞧这王葆！什么毛病了，又是？”

我一踅到球场，又偏偏有高二一班（我们的友谊班）上的三个同学对面走过来。我连忙往东一拐避开，可猛不防碰到了一丛黄刺玫，落了我一头一脸的小花瓣，斜对面屋角上两只喜鹊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

“啥啥！怎么怎么！”

于是我又气鼓鼓地走开。到哪儿也不合式。就这么走来走去，走出了学校的门。我的两条腿仿佛没法儿叫它休息，竟不知不觉地就出了城——到了钓鱼的地方，也就是发现宝葫芦的地方，这才停了步。

我往兜儿里一把抓住了宝葫芦，抽出来往地下一扔：

“你干的好事！”

“过奖过奖，”宝葫芦连忙回答，十分谦虚。“其实——

呃咳，可算不了什么，我只不过是做了我份内的事。承你好意……”

“呸！你以为我是表扬你么？”

“你说这是‘好事’……”

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：

“哼！我说的是反话，懂了吧？还高兴哩！”

“哦——原来是这么回事，”宝葫芦迎风晃动了两下。“那我得劝你，你往后要是再说反话，最好预先声明一下：‘我要说反话了，注意！反话就不是正面话，别闹错了！’然后再说。你要是跟我闹着玩儿，最好也早点儿交代清楚：‘注意！这儿这一句是说的笑话，是逗乐的，是可以发笑的。’就不至于出错儿。”

“干么要那么麻烦？”

“唔，是得那么着。要不，主题就不明显，对我也就没有什么教育意义。”

“嗯，跟你说话还得费那么多手续哩！我和我同学们说话，可从来不用那么……”

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：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你们都是人，有人的头脑，说的是人话，当然一听就能领会，——除非说的不是人话，可是我呢，你就得特别照顾我一点儿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你有什么特权不是？”

“我——我可是个空脑瓜子，得依靠着别人的头脑来过日子。所以你就得一件件都给我安排停当，告诉我哪儿该

打哈哈，哪儿该绷着个脸，哪儿该被感动，而哪儿又简直的是该深深地被感动、还是怎么着。”

“哼，还让你感动哩!”我又冷笑一声。“今儿个出了那么多糟心的事，害得我在学校里都待不住了，你可有什么感觉没有，我问你？”

“那么你说，究竟我该怎么去感觉吧？照规矩该怎么感觉，我就怎么去感觉就是。只要你吩咐一声儿。”

“呃，我问你，”我蹲了下来，想好好儿跟我那宝葫芦算一算账。“今天你干么要让我那么丢脸？我考数学的时候你干么要那么胡闹？你干了些什么，你从实说!”

“那不是你自己吩咐的么：你要那儿道的答题……”

“我可没让你去拿别人的成绩来充数啊。”

“可是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来给你服务，”宝葫芦平心静气地说着。“我没学过数学，不能代你做答题，所以我就拿别人的来。我听说苏鸣凤的数学挺棒，又坐得贴近，所以我就不慌不忙，耐心耐意地等着他把卷子全都写齐备了，趁他还没有写上名字的当儿，我就……”

我嚷了起来：

“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？”

“那我不知道，我没研究过，”它满不在乎地回答着我。“反正这些个玩意儿——考试卷子也好，地图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得打别人那儿去拿来……”

我一跳——

“什么！这些东西——所有的东西——难道难道——

呃，你怎么说，都是拿的别人的？”

“不错，都是。”

这一下子我可像听到了一声爆雷似的。我简直傻了。脑子里一窝蜂拥进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：又是飞机模型，又是电磁起重机，又是粘土工的少年胸像，这样那样的——哼，原来全都是别人做出来的！

宝葫芦答碴儿：

“是，是，都是这么回事。你知道，我既不是工人，也不是农民，也不是艺术家，又不是园艺家，——我只是一个宝贝。我当然做不出这些个玩意儿来，我只会把别人做好了的给你搬来。”

“那么——那么——”我又想起了一件作品，“那么那一篇报告呢，我对郑小登他们朗读过的那篇报告呢？”

“也是别人写的。”

“谁写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赶明儿我得去访问访问，请他给讲一讲‘怎样做报告’。”

“那我可忘了是谁了。反正无论什么东西——只要你一中意，我就给搬来，哪有工夫去记着它是谁做出来的！”

“那么——那么你给我变出的那些糖果呢？那些金鱼呢？还有收音机，还有自行车，还有还有望远镜呢，比如说？”

“也都是打别人那儿拿来的。”

“钱呢？我昨儿花掉了的那些个钱呢？”

“也是。”

“啊，这么着！”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下。“你这你这！……”

我不知道要怎么往下说了。

三十五

同志们！你们设想一下吧，我该多么惊讶呀。我只知道我自己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幸福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我从来没研究过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。反正这是宝葫芦的事：它有的是魔力，难道还变不出玩意儿来？

可是，原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！

“这这！——嗯，可怎么说得通呢！”

我忽然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简直太奇怪，太不合理了。

宝葫芦说：

“怎么，你是不是嫌这些东西还不够好？我还可以给挑更好的来。”

“滚你的！”我大叫一声，把宝葫芦一踢，它就滚了个七八尺远。

我越想越来火，又追上去指着它的鼻子——不是鼻子，是它的蒂头：

“你你！——”

气得实在说不出话来了。我的本意是想要说：它既然

没这个本领变出东西来，那么它自己早就该承认，早就该老老实实告诉我呀。它干么要去——要要……

“唉，我的确没想到要跟你说，”宝葫芦似乎也知道它自己不对了。“世界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，我以为你准知道哩。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你那些个把戏！”

“怎么，你真的不知道？”它仿佛有点诧异似的。

我没理它。它又说：

“其实很简单。是这样的——”

于是它头头是道地讲了起来。

哼，真亏它！——你知道它讲些什么？——原来尽是些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事情！它竟像托儿所里的阿姨跟娃娃们讲话似的，跟我说明世界上这些吃的用的东西，没有一件是打天上掉下来的，都得有人去做出来。它还举了一个例，例如苹果——那就是人栽种出来的，懂不懂？而收音机呀自行车什么的，那全是人制造出来的，明白了没有？一本书也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总得有人去写出来，还得有人去印出来，知道吧？至于数学题目呢，可就得有别的同学花脑筋去把它算好：这一点咱们已经看出来了，不是么？如此等等，如此等等。

“唔，总得有人做出来，”它很有耐心地重复了一遍，生怕我不了解似的。“你不去做，就得有别人去做，要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些个东西。……”

我可再也不能不理了：

“你要什么贫嘴！你到底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唉，怎么是开玩笑呢！我只是想让你别误解我，”它身子不知为什么哆嗦了一下。“你说吧。你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干，可又要什么有什么，那当然就去白拿别人做好了的玩意儿，去打别人手里把它给你拿来，这又有什么奇怪呢？”

我咬着牙嚷起来：

“这是偷！这是偷！”

这时候我陡地想起了杨拴儿——他昨天口口声声佩服我，说我又是什么什么“手”，又是什么什么“臂”的。……

“刘先生准也得奇怪，为什么王葆会偷起同学的卷子来，”我忽然又想到了这件事，鼻尖儿那里就一阵发酸。“同学们又该怎么说呢？他们把我当做一个什么人了呢，这会儿？”

我眼泪冒了出来，忍也忍不住了。

“我可怎么办呢，拿了别人那么多东西？”

最糟心的是，这里面还有公家的东西！我屋里有好些玩意儿，那明明是百货公司或是合作社的货品，没花代价就到了我手里来了。那十来盆名贵花草呢，是哪家鲜花合作社的财产吧？还有一些是打食品公司弄来的东西，——可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，全被我消化掉了。

“钱呢，是不是人民银行的？”

我想要一件一件都问明来路，可是问不出个头绪。宝葫芦全给忘了。它还问：

“你干么要关心这个呢？”

这可实在叫人忍不住了。我跳起来又把宝葫芦一踢。它咕噜咕噜滚着还没停下来呢，我跑上去又是一脚。它溜到了河岸边，急忙打了个盘旋，才没掉下河去。

“呃……”它刚这么叫了一声，我可已经赶到了它跟前，又是一脚踢。它一跳——不往河里，倒是往高坎上蹦。

“好！你跑？”

我像抢篮球似的，一扑上去就把它逮住——“去你的！”使劲一摔，就把这个宝葫芦摔到了河里。

水里刷地一声响。仿佛落下了一个什么重东西似的，溅起好些亮闪闪的水星儿。接着就荡起了一道道的波纹，一个圆套着一个圆——一个圆一道光圈。好一会才平静下来，水面上也没有反光了：只瞧见有一丝一丝的蒸气冒出来，越冒越多，越冒越多，渐渐地就凝成了一抹雪青色的雾。

那个宝葫芦——那个神奇的宝贝——就连个影子也不见了。

三十六

我待在那里傻看了一阵，才慢慢儿沿着河岸走起来。在一棵柳树跟前我又站住了。这就是我上次坐着钓鱼的地方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——我听见了“格咕噜”的，叫声，才把那个宝葫芦钓了起来的。

离这儿不过两米远——哪，就是那儿：我在那儿打过

两个滚，翻过一个筋斗。

“真是孩子气，那会儿!”我一想到这个，脸上就发了一阵热。

我在这里蹲了一会儿，又走了几步。又蹲一会儿，又走几步。我脑筋好像一直没休息过。想得又多又杂乱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想的是些什么。太阳可已经当顶了。

这时候河里给蒸出了一股不很讨厌的腥味儿，闻着有一点儿像鱼汤。这跟小路旁边的臭蒿气味混到了一块儿，就仿佛洒了些筵席菜似的。那一片臭蒿的附近——我记得很清楚：那的的确确就是我上回吃点心的处所。不错，正在那儿长着几棵车前草的中间，就打地里冒出两串冰糖葫芦来过。而顺着这片土坡——哪，这不是？——曾经滚来了两个苹果。

“谁知道那些个东西是打哪来的！我可糊里糊涂就都吃了。那会儿我要是……”

忽然一下于，我的唾液腺拚命活动了起来，让我咽了又咽，没个完。我疑心这几秒钟里也许把我今天整天的分泌量全都用上了，要不起码也有半天的量——约零点五公升。

忽然一下子，有几件什么东西不知打哪儿落到了我手里，我一吃惊，就全都掉下了地，——原来是几个纸包。纸包里的东西也散了一地：葱油饼，核桃糖，熏鱼……

水果也不缺：哪哪，那不是滚来了？而冰糖葫芦——挺准确地仍旧插在那个老地方！

我这一惊非同小可。我盯住地下这些精美细点，足足看了五六分钟。

“怎么又来了？那个宝贝不是已经给扔了么？”

唔，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宝贝，我自己身上也就给沾上了一点儿宝气了吧？要不然，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有这号魔力了呢？

我又想：要是我自己真的也有了这号魔力，而现在又没有一个宝葫芦来给我添麻烦了，我凡事就可以主动了，——那么情形是不是可以好一些？

“可是这核桃糖是哪一家的？”我瞧瞧包皮纸，可是没有店名。

我踌躇起来：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吃掉。老实说，这会儿我瞧着这些东西倒一点也不觉着腻味。……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我吃惊得跳了起来，摸了摸脑门子。我四面瞧瞧。可闹不清声音是哪儿来的。河里也没发现什么，此刻早已经收了雾，看得清清楚楚是一片平静的水，一丝皱纹也没有。

“许是我的错觉……”

“请用，格咕噜。请用。”

我又一跳。左面瞧瞧，右面瞧瞧。

“是谁？你么？”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你躲在哪儿？”

“这儿，这儿，”——好像我小时候养的蛐蛐儿似的，在

我兜儿里叫唤着哩。

“咦，怎么怎么！……”

“你少不得我，我知道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你想我来的。”

“什么!”我叫起来。“想你？胡说!”

我把宝葫芦掏出来，又使劲往河里一扔。它可好像碰上了顶头风似的，在空中划了个半圆，落到了小路上。又一蹦，就往我身上扑过来。我拿手把它拍开，它又跳了几跳，终于跳到我的脚边。它说：

“反正你没法儿把我甩掉。随你往哪儿扔，我都不在乎。”

真是！我怎么踢它，摔它，它可总死乞白赖要滚回我这儿来。它老是跟着我。除非拿刀子来劈……

刚这么一想，我手上忽然就沉甸甸的来了一把劈柴的刀。

“好，管你是打哪儿拿来的，我先使了再说!”

一下子——“啪!”对准宝葫芦就是一家伙。

同志们知道，这时候我是在气头上，所以完全不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。这么一个神奇的活宝贝——又会说话，又会揣摩人家的心思，又会打别人手里给我搬东西来，又扔它不掉，——你如今竟满不在乎地就那么一刀！就那么简单？……要是在平日，我准会要这么想一想的。

可是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，就是那么一刀。

我一刀下去，把这个宝葫芦劈成了两半，才陡然觉得有些可怕。我赶紧跳着后退了几步，提防它有什么神秘的变化。

我等着等着。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既没有什么火焰冒出来，也没有一声霹雳，也没有地震什么的。

世界上仍旧平静得很。只有黄莺儿在什么树顶上一声两声地啭着。柳枝儿时不时懒洋洋地甩动一下。

我又等了好一会，才蹑手蹑脚走过去瞧瞧，好像去瞧一个点了引线放不响的“二踢脚”似的。

“哈，空的！”

这个葫芦里什么也没有。连个核儿也没瞧见：不知道究竟是掉在地下不见了呢，还是它根本就没有留下个种籽。

于是我又一家伙，把两瓣劈成了四瓣。再拿刀背来了几下子，把它砸个七零八碎，才把柴刀一扔——

“看你还跟着我吧！”

我的话还没有落声呢，就瞧见这些个碎片忽然跳动起来。跳哇跳的，就乞里刮哒一阵响，又拼成了一个葫芦——跟原先一个样儿，连个裂缝都没有。色气还照旧那么新鲜：青里透黄。

我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它倒先开口了：

“我这号宝贝可不吃你那一套。”

听听它这口气！

“哼，你就那么顽强？”

“唔，刀一劈，不但合起来仍旧天衣无缝，而且还更加坚固了。”

“那——那——”我想了一想，“那我烧!”

“好吧，也不妨试试看，”宝葫芦表示同意。“哪，这儿是火柴，”（我手心里就真的冒出了那么一盒来，）“这儿是燃料。”（地下就真的现出了一堆劈柴，还有一些碎纸。）

它这么一来，我要烧的劲儿可就减了一大半，觉着有些没意思了。宝葫芦可还是那么热心地帮助我:

“还要不要来一点儿煤油什么的，烧起来更顺当些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我迟疑了一下。可是我手里已经接到了一小瓶什么油。“好，到底要瞧瞧你有什么本领!”

我引起了火，等它一烧上来了，我拿起这个葫芦就往那里面一扔。一会儿焰头就更高些了，还听见嗞嗞嗞的声音，仿佛这个葫芦还有点儿水分似的。

我想要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没有。可是看不见。我走近了一些，弯下身子。突然火里“啪!”的一声，扑了我一脸的灰。

“嗯，这准是葫芦里的空气膨胀了，就爆破了。”

可是我瞧见有个什么东西跳到了我脚边。我就像当中卫的接到了球似的，连忙把它一脚踢回出去。跟着，我一下子觉着我腹部什么地方发起烫来，仿佛施行了热敷。我一摸——那个地方忽然说起话来了，用的是一种朗诵的调子:

“唉唉，我是多么的爱你呀，亲爱的王葆！我的心有

如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，你!”

嗨，你瞧！真的烧它不了。它还说：

“一烧，倒把我的热情烧得更旺些了，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你了。”

三十七

同志们！你们说要怎么着才好呢？我可真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坐在地下，胳膊肘搁在膝盖上。下巴搁在两手上。我瞧着那堆火慢慢儿熄灭下去，瞧着那一缕一缕的轻烟往上升。我一动也不动。后来连烟都淡得没有了。

“我可怎么回学校里去呢？”我自问自，心里难受得像绞着似的。

我兜儿里可发出了很激动的声音：

“干么要回学校去？在学校里那么不方便，你又何必回去受那个罪？”

我气冲冲地说：

“什么话！我不用学习了么？”

“可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习，我问你？”宝葫芦理直气壮地问我。“不是为了学好一行本领，将来可以挣钱么？钱——你要多少就能有多少，有我！”

“呸！光只为钱哪？”

“还为什么？”

我不理它。我知道跟它说不清。你们瞧！人家正想着将来要有很大的成就，要对祖国有很大的贡献，——它可只惦记着“钱”，“钱”！

“唔，你这一层意思我也能体会，”宝葫芦回答着我心里想的问题。“你是想着你一有了很大的成就，你就可以出名，就可以有荣誉，就可以让报纸上都登着你的照片，让大伙儿都赞扬你，不是么？——那容易。我也能够使你立刻就达到这个目的。……哪，给你！你瞧！”

“瞧什么？瞧什么？”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很响。“难道就有什么报纸登上我的照片了么？”

没有。根本没瞧见一张什么报纸。

可是你瞧瞧地下！——哈呀，叫人眼都花了！地下满地的奖状和锦标，看都看不及。

我随手捡起来一件，一瞧，是奖励发明创造的。还附了一张蓝图呢：画着些什么机件，我看来看去看不懂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证件，证明这个玩意儿是你发明出来的。”

“谁问你！”

我又顺手把脚跟前的一件打开，那可是一张青年文艺创作的优等奖状。再瞧瞧前面那一面锦旗，只见上面绣着几个大字：

“二百米蛙泳冠军。”

我正要再捡起一件来看看，我脑袋那么一低，猛可里就

瞧见了我自己的胸部——满胸脯的奖章！有各色各样的图形，有各色各样的颜色。我自己可一点也闹不清哪一块是奖哪一宗事业的，是哪些部门颁发的，我更不知这是打谁身上弄来的了。

一时我也数不清一共到底有几块：我只记得齐我锁骨的地方挂起，一排排地直往下挂——一排。两排，三排……

“这够不够了？”宝葫芦向我请示。“要不够，不妨再添办一些。”

我可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我脸上忽然一阵热，觉着挺无味似的。可是我又有点儿好奇：不知道我这会儿是怎么样一副神气了，可惜这里没有一面镜子。

宝葫芦告诉我：

“你这会儿可伟大了。要是新闻记者一瞧见了你，准得给你拍照，少先队员准得来要求你和他们过队日。你一天到晚的还会有人来访问，请你去报告……”

我可打了个寒噤：

“让我报告什么？又是‘我记起我是个什么员’？”

正想着，忽然听见什么地方有人走路的声音。

“糟!”我赶紧往地下一趴。我装做睡着了，一面还悄悄儿伸手把那些奖状和锦标扒了过来，一件件都给掖到我身子下面。

宝葫芦可咕噜着，越讲越兴奋：

“往后，你过的就尽是光明灿烂的日子了。再也用不着上学了。你再也别理你那些教师和同学了。他们只会麻烦

你。你一个人过活可多好！反正一切有我：什么也少不了你的。”

我不答理，只专心听着脚步声。似乎有人走着走着就上大路去了，没过这边来。不过接着又听见有步子响。

宝葫芦仍旧不停嘴地说着。它拚命劝我离开所有的熟人，那么着我就可以放放心心去享受这号特殊的幸福，不至于碍手碍脚。

它还说，反正我能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什么也用不着去央求别人，那就再也犯不着去惦记别人，犯不着去关心别人了。

这里它还反复加以说明：

“你想吧，别人对你可会有什么好处？没有。害处倒多得很哩。第一，别人要是看破了咱们的秘密，咱们可怎么办？第二，别人要是知道你的一切玩意儿都是打他们手里搞来的，他们不都会恨你么？”

停了一下，它又说：

“不错，以前这世界上倒的确有人爱你过，和你要好过。可是现在——现在可不一样了。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把你当做怎么样一个人了哩！干脆你就谁也甭理，一个人过你的好日子。”

我一时没有开口：我怕有过路的人听见。宝葫芦的声音可很小，只有我分辨得出来。它就老是这么叽里咕噜。这几天我本来听它说话听惯了，倒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异样，——现在可越听越不像人的声音，中间还有些个词句我

竟听不懂了。

这时候我心里禁不住想了一想这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。我就跟自己说：

"怎么，还得让我过一辈子这样的日子？"

同志们！假如你是我的话，你怎么个打算法？我要是依靠着这个宝葫芦过生活，那我就只能依照着它劝我的那么办：我光只能跟这个宝贝过一辈子，我就没有学校，没有队，没有家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。当然，宝葫芦可以给我办钱来，还给我办吃的喝的，使的玩的，一样不缺。可是——

"可是我一天到晚的干些个什么呢？"——这个问题又来了。"我什么也不用干，什么也不用学——这几天就这么着，可已经把我给憋慌了，受不了了。更别提要这么着过一辈子！我活着是干么的呢？"

还有——哎，我还得一辈子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，生怕碰见一个熟人，一碰见熟人我就得受窘，就得随嘴编谎，因为全世界我只有跟这个宝葫芦才可以说几句真话。

"那有什么关系，"宝葫芦又发表起意见来。"你就别去碰见什么熟人得了。咱们尽是瞧见生人，那还方便些哩。"

"哼，方便！——要是他一瞧见我这些个奖章，就要跟我交朋友，要跟我谈起来，我怎么办？"

说着，我就一下子坐了起来——叮令当郎一阵响。我把胸前这些奖章一块块都给摘了下来。

"挂着吧，挂着吧，"宝葫芦劝我。

"偏不挂！"

我摘了好半天才摘完。我起身就走。

“还有点心呢，”宝葫芦又劝，“吃点儿吧。”

“偏不吃！”

三十八

我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了，怎么忍也忍不住。

我不知道要往哪儿去。我想起了我们的学校，想起了我们的教室，仿佛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很久很久了似的。我非常想念我们的刘先生——他对我那么严格，可又那么喜欢我。我脑子里还浮起了一个个人的影子：郑小登，苏鸣凤，姚俊，萧泯生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学，——我可真想和他们挨在一堆儿，跟他们谈这谈那的。

“小珍儿他们呢？他们有没有听说我今天的事？”

我本来还打算等今年放了暑假，就把他们组织一个锻炼小组，一块儿去学游泳的。

“可是他们还让不让我领着他们玩了？”

想着想着，我忽然惊醒了似的，四面瞧了瞧。

“可是我老待在这儿干么？”

我擦干了眼泪，就又走起来。我总得往一个地方去——往哪儿呢，可是？

“先回家再说吧。”

眼泪可又淌了下来。

“爸爸是不是看出了点儿什么来了？”我猛地想到了这个。“要是爸爸知道了我那许多东西是打哪儿来的话……”

我的脚步越拖越沉，简直走不动了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——每逢我心里一有什么不自在，就一头投到了妈妈怀里，拱几拱，就好了。可是现在——

“妈妈还没有家来呢。”

接着我又想：

“这么着倒还好些。要是妈妈在家，知道我在学校里出的事……”

一下子我觉着非常难受。妈妈不是明儿就是后儿——准得回来了。可谁知道我明儿后儿又怎么样了呢？

我还想到了奶奶。奶奶从来没跟我生过气，我可净跟奶奶使性子。我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有时候态度太不好，我知道！”

我走着想着。我翻来复去地想着家里的人，想着学校里的人。

说也奇怪，我似乎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他们是怎么样的爱我（这以前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）。可是今天——就是这会儿——又觉着他们都仿佛跟我离开得老远老远了似的。

老实说——唉，我可多么想照小时候那么着，到家里大

哭一场，把一肚子的别扭全都哭出来，让奶奶哄哄我呀!

“快回去吧，不管怎么着!”

我加快了步子。我一直进了城，在大街上走着。我低着脑袋，越走越快。可忽然——我事先一点也没有发觉——我的胳膊被人拽住了。

脑筋里来不及考虑怎么办。我只是——头也不回，把身子一扭，挣脱了就跑。

“呃，王葆!”——我又给拽住了。“你往哪跑？”

“吓，是你哟！杨拴儿!”我透了一口气。“你这是干么？”

杨拴儿压着嗓子叫：

“别嚷别嚷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回家去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来来，跟我走!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可不能家去了，”他小声儿告诉我。“你家里闹翻了天了，为了你。你学校里有人上你家找你，没找着。他们打了电话给你爸爸，你爸爸可生气哩。他们都追究你那一屋子东西是怎么来的，还疑心你是跟我合伙哩。你奶奶直急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。”

“胡说！有这号事!”

“我这是顾上咱们的交情，才找你告诉来的。你爱信不信!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那——这你甭问了吧。”

可是他四面张望了一下，还是告诉了我：他今天上我家去过两趟，第二次去他就听见嚷着这些个乱子了。

“我——我——老实跟你坦白吧，我是去拿你一点儿小玩意儿。……我实在没办法，王葆。你昨儿给我的那五块钱，不知道怎么不见了，我可只好……下回可再不敢了：我真的服了你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哟，别逗我玩儿了。你自己还不明白？”

再问他，才知道他上我那儿偷走了我那只花瓶，可是后来——他一点也没瞧出什么破绽，那只花瓶忽然就不见了。于是他又混到我家里去，这才发现那个赃物好端端地仍旧摆在我屋里桌上。

“我真该死，王葆！我自个儿说：好，谁让你去太岁头上动土的，活该！这么着还是便宜了你呢，人家‘如意手’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！”我烦躁地打断了他的话。“呃，我奶奶在家不在，这会儿？”

他刚要回答，可是忽然好像给什么蜇了一下似地一跳。

“我得走：我家里找我来了！”——他很快地这么说了一句，掉脸就跑，转眼就连人影儿都不见了。

我正在这里发愣，我兜儿里那个宝葫芦可欢天喜地地叫了起来——我还从来没听见它这么高兴过：

“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！你完全自由了！”

“呸!”我啐了一口，拔腿就走。

“你上哪儿，王葆? ”宝葫芦问。

我不理。

我的宝葫芦就又给我计划起来:

“从此以后，就谁也管不着你，谁也碍不着你了。你一个人过日子要是嫌无聊的话，可以让杨拴儿来给你搭搭伴儿:让他也做你的奴仆……”

我走得更快，很响地踏着步子，就听不见它下面说些什么了。

三十九

事后我才知道，这时候我们学校里大家都在那里猜疑，不知道王葆闹的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他们谈起王葆那一连串的古怪行为，担心这个人是精神失常——不然没法儿解释。

“可是他哪儿去了，这么找来找去找他不着? ”

于是同学们就决定:吃了午饭以后，大家都牺牲一次午觉，分头去找一找。

这时候我爸爸也到了学校里。这就说起我屋里那一大堆杂里骨董的玩意儿——这到底是怎么个来路。难道是王葆偷来的? 或者是杨拴儿偷来窝藏在他那里的?

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:

“我们可不相信王葆会干这样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敢情这也是一种什么病？……”

大家正在这里揣测不定哩，忽然听外面有人叫：

“来了来了！”

接着就有萧泯生飞跑到教导处门外，吼了一声“报告！”就像栽了个筋斗似的冲进了房里：

“王葆来了！”

不错，王葆来了。

我回到学校里来了。我到了教导处——刚好刘先生也在那里，我爸爸也在那里——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打兜儿里刷地抽出了那个秘密的宝葫芦：

“哪，都是它！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就是这个——这个这个——嗯，我——我我……”

“瞧你喘的，”刘先生让我坐下，还倒了一杯开水给我。“你先歇一会儿吧，慢慢说。”

我等到喘定了，就开始说：

“那天是星期日……”

这样那样的。源源本本。内容就是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一些，不过比现在讲得更详细一点儿。

四十

我把宝葫芦的故事一讲了出来，就好像放下了一副几百斤重的担子似的：好松快！

至于宝葫芦打别人那儿给我拿来的那些个东西——凡是搁在我屋里的，都给搬到学校里来了。玩意儿真多，今天可又添了好些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墙上挂着的那各种奖状和各种锦旗——原来宝葫芦都给拾掇了起来，陈列在我家里了。

这都得好好儿处理。都得想法儿去归还原主。

另外还有一些——例如宝葫芦给我拿来的那些个钱，还有那些糖果点心什么的——那我可已经花的花掉了，吃的吃掉了。我这就开了一张清单，准备照原价偿还原主。

“可是原主都是些谁呢？怎么知道哪是打哪一家拿来的呢？”

这可真是一个问题。有的同学主张登报招领。可是广告上怎么写呢？还有人主张到那些百货公司和合作社挨家儿去问——

“同志，请您查一查你们这儿丢了什么没有。丢了东西找我就是。”

这怕也不行。

总之，还没有决定用哪一个办法。

这是宝葫芦给我遗留下来的一个麻烦。

还有一个麻烦——虽然没那么严重，可也不好对付。这就是同学们都乐意研究宝葫芦的故事，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。尤其是姚俊，他只要一有空就钉上了我，跟我讨论宝葫芦为什么会说话，为什么还会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，为什么会去偷别人的东西——这是由于一种什么动力？那辆自行车打百货公司里那么飞出来，要是撞上了电线杆可怎么办？……净这些。

同学们还把这个黄里透青的葫芦传来传去地仔细瞧着，想看看它究竟有些什么宝气。可是发现不出。摇摇，也没有什么响动。更不用提让它变出东西来了。

此外是那几条金鱼，——同学也想要逗它们说话，问这问那，它们可坚决不吭一声儿。

就这么着，这一切试验全都失败了。说也奇怪，竟仿佛世界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似的！

除开了这些个问题以外，我还惦记到杨拴儿——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他那么从他学校里溜跑出来，我觉得我总也该负一部分责任。

“可那不是杨拴儿么？”——我忽然听见杨叔叔嚷。“快撵！”

“哪儿呢，哪儿呢？”

我刚一跑……不知道怎么一来，我现在记不清了——我忽然睁开了眼睛……

“咦，怎么回事？”

你猜是怎么回事？——我发现我原来在床上躺着哩。

不错，我是在家里：我在我自己的床上躺着。只听见奶奶说话：

“瞧瞧你！睡了那么久！”

“杨拴儿呢？”我问。

奶奶莫名其妙：

“杨拴儿怎么了？”

“他在哪儿呢？”

“他在哪儿？他不是好好儿在他学校里么？”

“怎么，他没溜出来？”

奶奶笑了：

“你还做梦呢。醒一醒吧。”

“哈，是这么回事！哈！”我摸摸脑袋，“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”

“你打学校里回来，一睡就睡到这会儿。”

“哈！”我又叫了一声，打了个呵欠。

原来——哈，同志们！就这么回事！

后来呢？

后来我当然就完全清醒了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洗了一个脸，就上姚俊家去了，和姚俊又到了苏鸣凤那儿：三个人一块儿上郑小登家里玩了好一会。

我们同学们就这么着。闹归闹，闹上一场也就算了，谁也不记恨。奶奶也笑过我们：

“到底是小男孩儿！”

四十一

你们听到这里，会觉着扫兴吧？——

“怎么！讲了这么老半天，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！”

对不起，正是这么着。

那你们也许会要说：

“说来说去，原来实际上可并没有那么回事——真没意思！我们倒还认认真真听着呢。嗨，只是一个梦！真荒唐！”

说的是哩！

我自己可也从此得了一个经验教训。我说：

“王葆哇，往后可再别做这一号梦了！要做，就得做一点儿别的梦。”

《文学小丛书》出版说明

《文学小丛书》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选粹。它既有欣赏性，又有史料性；既可使读者从中浏览文学的精华，又可以概要地反映文学发展面貌。

这套"丛书"是我社自一九五八年始印的，至一九八四年已出版一百余种。由于原来的版本未能统一，从一九八四年起，我们对所有选目加以调整，全部改版重排，并扩充新的选目，陆续出版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书　　号：10019·1238

定　　价：　0.51　元

读书中文网
www.rbook.net

观者 OCR　校对

200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

5:18:22